

狮城 朝音

2019年第3期 总第57期

PHARMA WAVE

SHI CHENG CHAO YIN

联系林友 弘扬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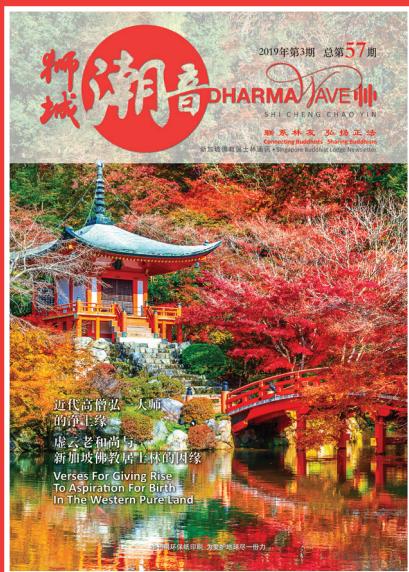
Connecting Buddhists Sharing Buddhism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通讯 •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Newsletter

近代高僧弘一大师
的净土缘

虚云老和尚与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因缘

Verses For Giving Rise
To Aspiration For Birth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本期封面照片 | Cover Photo:
秋季在醍醐寺, 京都
Autumn in Daigo-ji, Kyoto

2019年•第3期•总期57
No.57, Vol 3, 2019

刊名题字 | Title Calligraphy
赵朴初

发行人 | Publisher
陈立发

主编 | Chief Editor
释延续

编委 | Editorial Team
邹文学 • 戴文雪 • 宁小颜
郑苑芬 • 胥传喜

美编 | Graphic Design
张蔚雅

编务 | Editorial Admin
马思慧

出版 | Publisher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T: 6737 2630 | F: 6737 0877
W: sbl.org.sg | E: sccy@sbl.org.sg

出版准证 | Publication Permit
MCI (P) 050/03/2019

印刷 | Printer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er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 6745 8733 | F: 6745 8213

若您想停止接收《狮城潮音》季刊, 请电邮至sccy@sbl.org.sg并注明会员号与退订原因。感恩。
If you would like to unsubscribe from this magazine, please email to sccy@sbl.org.sg your membership number and reason for unsubscribing. Thank you.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Foreword

2 居士林第19届福利基金会暨教育基金就职典礼致辞

林内新闻 Happenings

- 4 第45届董事会将停止推动修改章程工作
- 5 本林三庆筹备系列活动报道
- 6 本林举办第19届福利基金理事会和第19届教育基金理事会就职典礼
- 8 连荣华先生“我如何与居士林结缘”分享会成功举办
- 9 法藏法师应本林邀请宣讲幽溪大师《净土法语》
- 11 本林领导师圣辉大和尚莅临指导
- 12 本林2019年第三次“精进佛三”圆满
- 14 本林举办第41届（大专组）助奖学金颁发仪式

人物专访 Interview

16 “斋”心常伴莲花情

菩提路上 On The Bodhi Path

20 圆满人生的修行之道 2

24 近代高僧弘一大师的净土缘

漫画佛法 Comics

• 经典传

28 谁是阿弥陀佛?

行者无疆 Travelogue

34 穿越千年的时光 在古城与你相遇 2

38 “归乡”之旅 —— 东林寺及福建佛教祖庭朝山散记

创林85周年特辑 SBL'S 85th Anniversary Tributes

42 本林领导师圣辉大和尚贺词

43 九华山甘露寺住持藏学法师贺词

我与居士林 The Lodge & I

44 我与居士林结缘20周年

47 我的岁月 我的故事

法海拾珍 Dharma Gems

50 虚云老和尚与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因缘

52 Learning Buddhism Without Cultivating The Mind Amounts To Nothing (How The Immeasurable Life Sūtra Changed Me)

大德懿行 Great Virtuous O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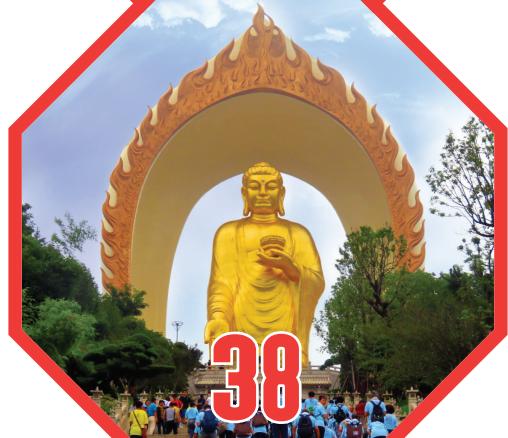
56 净土宗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
8th Patriarch Of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Lianchi

60 莲池大师著《西方发愿文》
Verses For Giving Rise To Aspiration For Birth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By Great Master Lianchi

64 念佛如何能免堕地狱而得生净土?
How Can Niànfó Prevent The Worst Rebirth To Attain The B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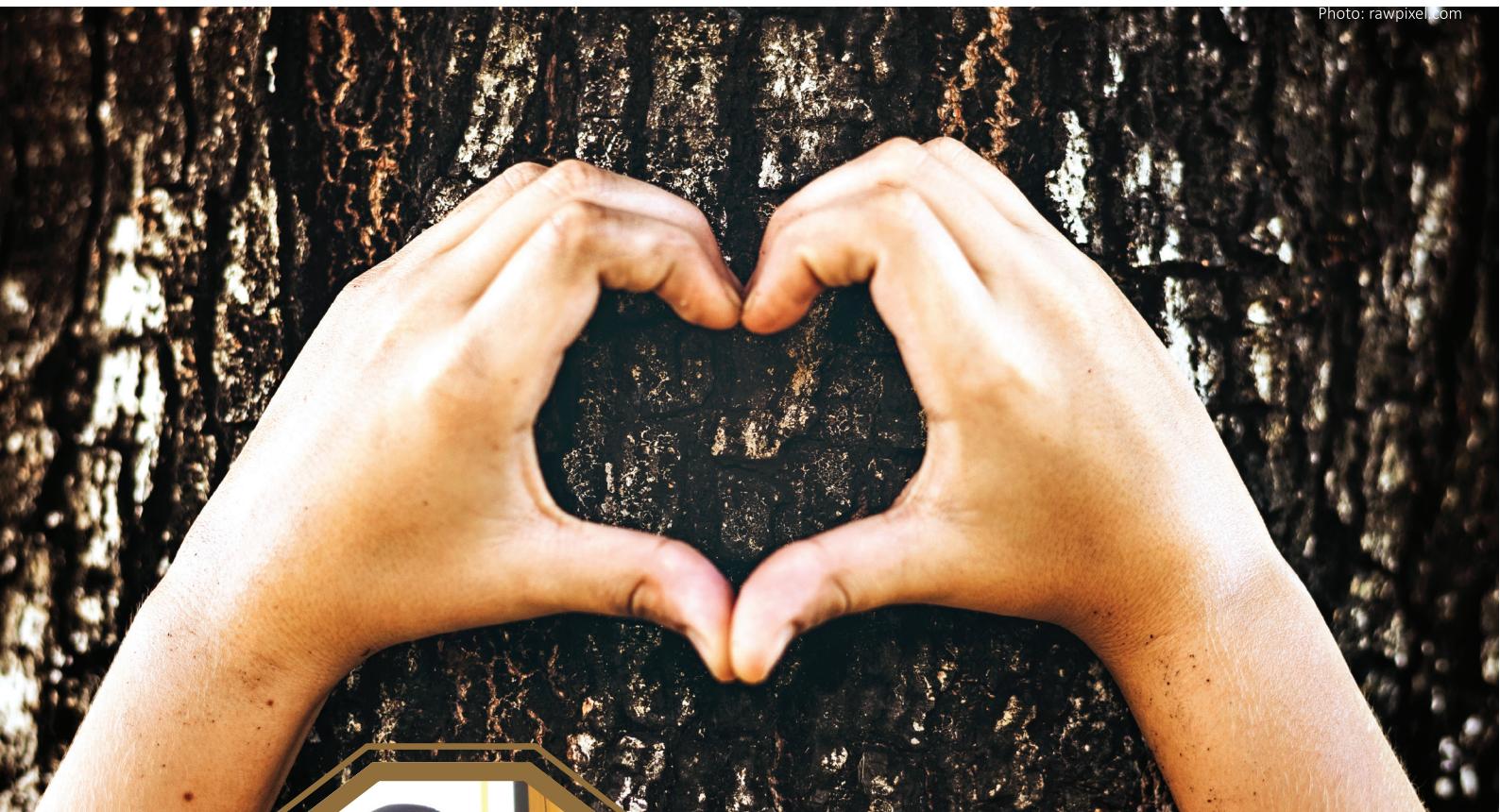
影片论谈 Film Review

67 Lost & Found In 'The Sea Of Trees'



居士林第19届福利基金会暨 教育基金就职典礼致辞

Photo: rawpixe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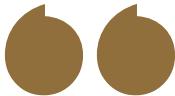
居士林林长、福利基金主席
陈立发

尊敬的法律顾问黄锦西律师、尊敬的广声大和尚、尊敬的延续法师、各位理事、各位师兄、各位林友、各位义工们：

大家下午吉祥！

今天，在举国欢庆即将迎来新加坡建国54周年之际，居士林第19届福利基金会和教育基金会全体理事，即将在三宝面前举行庄严的就职仪式，表达我们的赤诚之心和为佛教事业服务的精神。从今以后，我们两个理事会全体成员就是一个志向一致的团队，齐心协力管理福利基金和教育基金，一心推动居士林慈善福利事业和教育助学的各项神圣工作。

近几年来，本林最主要的任务是大雄宝殿重建和部分楼层的改造项目。大家都有目共



居士林每年颁发的度岁金、助学金、家庭服务中心、中医义诊、援助低收入家庭的米粮食品等，数十年来不分种族和宗教，急人所急，平等相待……



睹，重建工程在前两届董事会的推动下，尤其在建筑委员会的各位师兄、和顾问团队日以继夜的奋斗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林内各项设施焕然一新，广大林友、佛友对居士林的变化，赞誉有加。

做为福利基金和教育基金所负责的项目，尤其象每年助学金、度岁金的颁发和各项慈善工作的开展，是为居士林这块金字招牌增光添彩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林一向以“弘扬佛法，慈悲济世”为宗旨。弘扬佛法固然很重要，通过“弘扬佛法”大家才能“明理”。但“慈悲济世”同样不可或缺，因为明理之后要付诸于“行动”，“慈悲济世”即是对佛陀慈悲、平等、博爱精神的落实。我们佛弟子对社会、对国家作出贡献，对弱势群体和有需要者的关怀，就是菩萨精神的表现与落实。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去年我国的人均GDP已达到5万8千美元，超过了美国、澳洲和日本，仅次于瑞士，世界排名第二。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没有弱势群体，相反的，经济越是快速发展、社会越是快速转型，越是有大批人士掉队，这就需要我们以菩萨之心伸出援手去扶持、帮助和关怀他们度过难关。

居士林每年颁发的度岁金、助学金、家庭服务中心、中医义诊、援助低收入家庭的米粮食品等，数十年来不分种族和宗教，急人所急，平等相待，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和肯定，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推动各种惠及民生的项目，深入协助弱势群体，使他们也感受到被关爱、被尊重。

我经常分享一个理念：作为居士林的董事也好、两个基金的理事也好，我们都是服务于广大民众和林友，任何人都没有“股份”或者“特权”。我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彼此都怀着回馈社会之心，受三宝加被、受广大林友委托和监督，为广大佛友和民众服务，为佛教事业作出奉献。我们身上只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和“慈悲为怀”精神。所以，我们要做一名“有责任感、有自律意识，有献身精神”的理事，为林友做好表率，这是我们始终如一谨记的初心。

今天是我们第19届福利基金理事会和教育基金理事会就职仪式，愿我们以今天为起点，牢记使命，发心长远，推动居士林各项弘法利生、慈悲济世的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第45届董事会将停止推动 修改章程工作



本刊讯：

在 10月26日召开的本林第45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上，全体董事一致决议：为了进一步完善章程修改咨询程序、更多地征询广大林友的意见和建议，第45届董事会将停止推动章程修改工作。

一部好的章程，是保障一个团体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石。本林章程在1961年经社团注册官批准后，前后经过七次修改，以适应时代发展、符合政府相关法律、更好地服务广大林友、更好地弘法利生。在9月21日的章程修改特别林友大会上，有些林友对新章程的部分章节提出了顾虑和疑惑。

林友大会后，林长陈立发居士和部分董事会成员，秉着非常谦卑和开放的态度，积极听取反馈与调研，虚心听取各方建议，遂在这次董事会上决定搁置章程修改工作。

林长希望，新章程的修改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尤其是居士林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与时俱进？如何更好地与林友沟通和交流？目前正值本林“三庆”工作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划阶段，需要大家集中资源，全力以赴，这是临门一脚的成果。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完成这项神圣的阶段性任务。为了避免不同解读的发生而影响董事会的工作开展，章程修改的问题由下一届董事会去决定是否要推动完成。

本林三庆筹备系列活动报道

本刊讯：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成立于1934年，迄今已迈入85个春秋。长期以来，我林秉持着弘扬佛法，慈悲济世的宗旨，同时与其他种族及宗教团体携手合作，举办各项慈善活动服务社会，落实种族宗教和谐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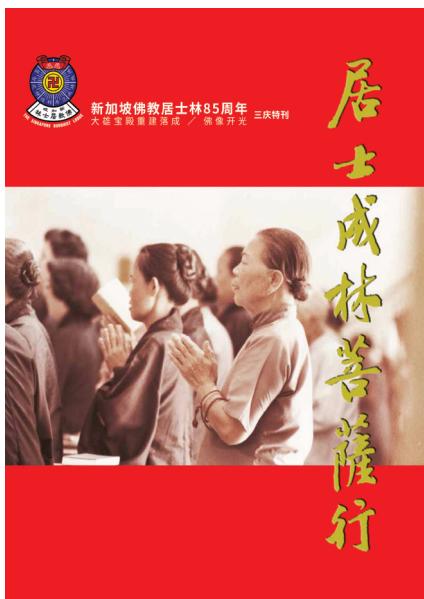
为迎接本林建林85周年及大雄宝殿重建落成和佛像开光，我林将举办一系列庆典活动，包括：2020年1月2日的三庆大典、出版纪念特刊及今年举办的《我与居士林》征文比赛。

一、三庆大典筹备工作

本林兹定于2020年1月2日（农历腊月初八）举行三庆大典。典礼当天将敬邀海内外高僧大德举行全堂佛像开光仪式，同时邀请贵宾住持开幕仪式。

二、85周年纪念特刊

经过特刊编辑团队大半年的努力，《居士成林菩萨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85周年、大雄宝殿重建落成、佛像开光》“三庆”特刊已经完成



▲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85周年特刊样本

组稿、采访、编辑、排版、校对等一系列工作，即将进入印刷阶段，特刊将在11月底面世。我国副总理王瑞杰、基础建设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许文远、贸工部长陈振声、教育部长王乙康、等政要、外国使节、海内外高僧大德、我国社团领袖、宗教机构代表和社会贤达，为居士林三庆书写献词。著名书法家许梦丰为特刊题写书名。

特刊共分八章：第一章发刊词及献词；第二章大雄宝殿重建落成；第三章人物访谈录；第四章居士林艺林撷珍；第五章居士林与海外高僧大德的因缘；第六章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大事记；第七章居士林组织结构；第八章“我与居士林”征文选登。

三、《我与居士林》征文比赛获奖名单

《我与居士林》征文竞赛自3月份开启以来，共收到了26篇投稿，其中9篇征文被选登在周年纪念特刊，还有一部分则刊登于《狮城潮音》。所有参赛者，将获赠本林建林85周年纪念特刊一本。

一等奖：

空缺

二等奖：

1. 果平法师：“金炎路上的无尽藏”
2. 黄明春：“居士林——我的岁月、我的故事”
3. 郭伟：“我与居士林结缘20周年”
4. 刘如冰：“那些年我们一起在居士林的时光”

三等奖：

1. 能进法师：“约定俗成，众木成林”
2. 朱玲玲：“迈向学佛之路”
3. 谢良材：“居士林让我在家学佛”
4. 张纬平：“同心同愿同奉行”

本林举办第19届福利基金理事会和第19届教育基金理事会就职典礼

本刊讯：

居士 士林第19届福利基金理事会暨第19届教育基金理事会就职典礼于8月3日下午2点在五楼维摩诘讲堂圆满举行。

本林法律顾问黄锦西律师应邀为典礼主宾。本林领导师广声法师、佛法导师延续法师及部分董事和嘉宾出席了理事会的就职典礼。



▲ 第19届福利基金理事会
◀ 第19届教育基金理事会



福利基金理事会主席陈立发居士、教育基金理事会主席林理明居士和大会主宾黄律师分别在就职典礼上致辞。随后在黄律师的见证下，新任福利与教育基金理事会成员宣誓就职，并接受了颁发的委任状。

居士林福利基金会和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96年3月。这两个基金会的成立有助于更好地实施福利工作和推展教育事业。在众多的福利和教育项目当中，尤其以度岁金和助学金发放，最具有代表性和深远广泛的影响力。

热烈祝贺新任的全体理事成员，祝愿两个基金在各位的带领下为广大社群的福利和教育作出更大的贡献。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第19届福利基金理事会



主席
陈立发
Tan Lee Huak, PBM



副主席
林三顺
Lim Sah Soon, PPA



副主席
尹崇明
Wan Shung Ming, PBM



秘书
胥传喜
Xu Chuanxi



财政
戴宝锦
Thur Poh Gim



理事
蔡淑贞
Chua Sok Ching



理事
白仲匡
Pek Tiong Khuang



理事
刘亚富
Low Ah Hoo



理事
郭碧玉
Quek Phek Geok



理事
陈万国
Tan Ban Kok



理事
潘森钿
Pan Sen Tian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第19届教育基金理事会



名誉顾问
陈远才
Tan Wan Chye



主席
林理明
Lim Lee Meng, PBM



副主席
陈立发
Tan Lee Huak, PBM



副主席
陈锦成
Tan Gim Seng, PBM



秘书
陈安娜
Tan Ann Nah



财政
陈喆宜
Tan Giat Gee



理事
胥传喜
Xu Chuanxi



理事
杨秀兰
Yong Siew Lan



理事
苏志强
Soh Chee Keong

连荣华先生“我如何与居士林结缘”分享会成功举办



本刊讯：

在弘扬佛法之余，居士林一直致力于推广公益事业和文化活动。继6月上旬刚刚落幕的刘力红教授和六六女士的大型公益讲座后，7月27日晚上7点30分，本林成功在五楼维摩诘讲堂举办了另一场“十方缘”公开讲座，由荷兰一武吉知马集选区国会议员连荣华先生作为主讲人和大家分享他如何与居士林结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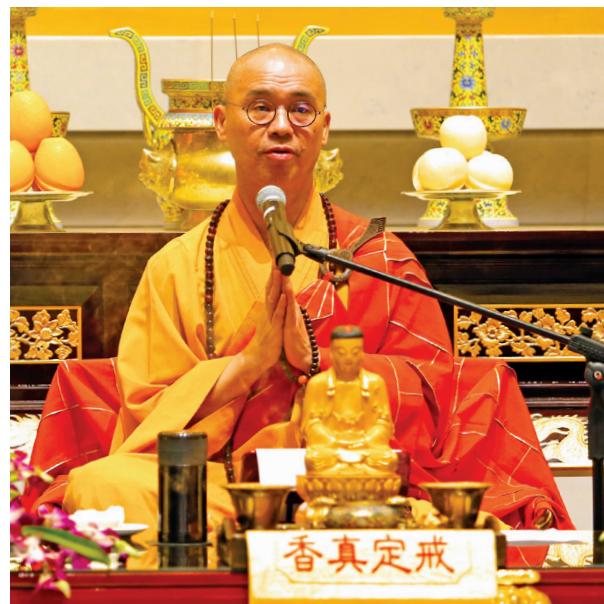
连先生的外婆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一有空余时间便会到居士林参加各种佛法活动，并常年在斋堂做义工。正因如此，连先生从小便跟随母亲和外婆到居士林参加各种慈善活动，并参加了居士林举办的儿童佛学班，三代人常年到居士林帮忙，居士林已经成为他们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连先生的母亲现在已是八十高龄，仍然经常到林里参与为大众准备斋饭。

连先生在分享会上引用了《药师经》上的一句经文：“于一切有情，起利益安乐，慈、悲、喜、舍，平等之心”。连先生在居士林当志愿者的期间，经常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社会人士，并参与不同的事务。从这些善知识身上，他看到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连先生将自己在居士林所学到的佛法和体悟，融入到他的事业、待人处事、甚至是生活细节中，极为难能可贵。

听了连荣华先生的分享会，在场的听众都很受启迪，并提出了很多问题，连荣华先生根据自身的经验一一解答，分享会在愉快的笑声和掌声中圆满结束。



法藏法师应本林邀请 宣讲幽溪大师《净土法语》



本刊讯：

作为净土念佛道场，本林一直致力于弘扬净土法门，邀请海内外高僧大德讲经宣法。此次，本林有幸邀请到台湾僧伽林教育院院长、僧伽林文教基金会负责人、屏东满州千华寺及永净精舍住持法藏法师前来本林开示。

法藏法师学佛以来，先后亲近台湾佛教界多位长老，深得佛学精粹，住持弘法，声名远播，经常到世界各地讲法。这次法藏法师受邀从台湾过来，先于新加坡净宗学会开讲《净土生无生论》，结束后即飞往印尼开示“净土法门的殊胜利益”，随后再到本林宣讲幽溪大师《净土法语》。

9月6日，法藏法师在新加坡净宗学会会长许清标居士、总务李文发居士的陪同下，一行近40人前来本林参访交流。本林林长陈立发居士、佛学导师延续法师、副林长陈家发居士、司理陈锦成居士、财政陈宝穗居士同多位董事热情接待了法藏法师一行。法藏法师赞叹居士林

85年如一日弘法利生、慈悲救世、造福社会，并现场为大家开示有关现代社会如何护持三宝，弘扬佛法。

9月7日至8日，法藏法师在本林大雄宝殿宣讲天台宗幽溪大师的著作《净土法语》。法藏法师的讲法生动有趣，妙语连珠，深得广大信众的欢迎，两晚的讲座共吸引了超过1200人次到场聆听。

为了让大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净土法语》中所包含的义理，法师在开示中善巧方便，引用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实例，以浅显易懂的方式道出净土法门的微妙之处。法师特别强调：

“末法众生，自力难修，所以阿弥陀佛怜悯一切众生，施设了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究竟方便的净土念佛法门，普令一切众生于此生中，即了生死，直至成佛之大乘实相法，好比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小长短诸种草木，悉受一味之雨而润泽成长。”字字珠玑，令与会大众深得法益。

错过讲座的公众可扫本页上方的二维码观看讲座内容。

内观 Vipassana Meditation



传航法师于2013年在台湾受比丘戒。目前在光明山普觉禅寺，剃度师——广声大和尚座下学习。法师在2014年加入新加坡佛教学院担任班级导师，并于2016年成为讲师。他的佛教研究兴趣包括净土宗和禅坐。

Venerable Chuanhang received his monastic precepts at Taiwan in 2013. Currently training under his ordination master, Venerable Kwang Sheng at 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 he joined 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 as Class Mentor in 2014 and became a lecturer in 2016. His interests in Buddhist Studies include Pure Land Buddhism and meditation.



注册选项 REGISTRATION OPTIONS:

- [1] 扫码 Scan QR code
- [2] 网页链接 At weblink: tiny.cc/sblvp
- [3] 到二楼办事处取表格 With form at office on level 2

教授师 Teacher: 传航法师 Venerable Chuanhang

为期时间 Duration: 三个月 Three-month

开始日期 Starting Date: 03.11.19 (周日 Sun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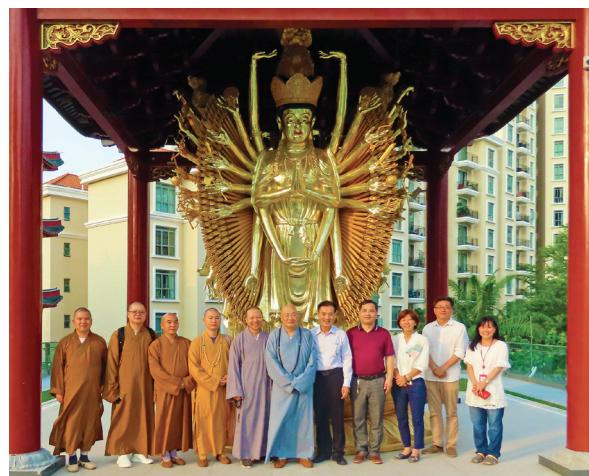
时间 Time: 7.30 pm — 9 pm

地点 Venue: 贤护讲堂 Bhadrapala Hall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本林领导师圣辉大和尚莅临指导



本刊讯：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岳麓山麓山寺方丈，本林领导师圣辉大和尚及诸位法师和居士一行人于9月8日傍晚时分莅临本林指导。副林长尹崇明居士、佛学导师延续法师、本林常住法师、司理陈锦成居士、副司理胥传喜居士及众董事，恭请大和尚莅临指导。

新加坡佛教界和中国佛教界交往源远流长。圣辉大和尚和前林长李木源居士有数十年的交情，他们互相帮助，共同推进汉传佛教在中新两国的发展。

大和尚在大雄宝殿拈香礼佛后，慈悲地为在场信众开示。大和尚曾在三年前莅新，当时大殿重建工程才刚刚动工，他心中一直牵挂这里的建设情形。如今目睹新落成的宝殿雄伟壮观，甚是欢喜。随后，大和尚一行人到三楼功德堂给已故李木源前林长上香。之后，本林法师和董事为大和尚一一介绍了林中各个殿堂的建设情况。

圣辉大和尚莅临时，恰逢法藏法师应邀于本林宣讲《净土法语》。多年前，在圣辉大和尚担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时候，曾邀请法藏法师担任佛学院研究生导师。两位法师也借此机会亲切叙旧。期盼圣辉大和尚能常到本林指导。

本林2019年第三次“精进佛三”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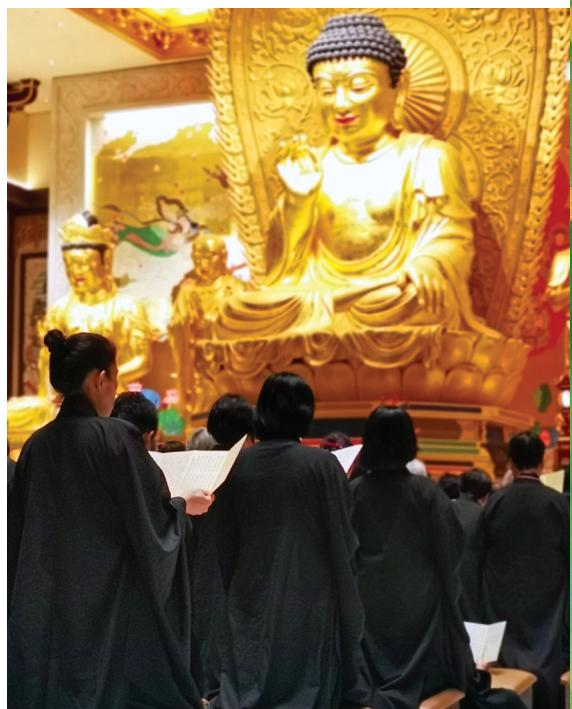


本刊讯：

居士 士林自创林以来，即以大乘汉传佛教为根本，以净土念佛法门为特色，85年来传承如一。为能让广大信众对净土法门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本林不仅设有净土教理佛学班，同时每个季度举办精进佛三，以期大家在义理和行持上都能得以有效地提升，解行并进。

9月27至29日的“精进佛三”迎来了许多新面孔，他们虽是首次参与共修，却依然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行念佛，全程坚持，着实可贵。约300多名莲友持续参与了本季三日的念佛共修。大家都摄六根，在哀亮缓慢的节奏中，同声称念弥陀圣号，微妙的念佛音声像海潮音般响彻整个大殿。当中更有同修在念佛其间或体会到摄心念佛的法喜，或感恩佛菩萨普慈哀悯，悉令度脱，而泪流满面。

本次佛三的最后一日恰逢农历九月初一，大家能在斋日里，受持八关斋戒，精进念佛，其功德亿倍增上。晚上8时许，在延续法师带领大众进行庄严的《大回向》后，精进佛三即圆满结束，大众法喜充满，礼佛而退。



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Homage To Medicine Buddha

药师佛圣诞

Medicine Buddha's Sacred Birthday

农历九月廿九日(27.10.19)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本林举办第41届（大专组） 助学金颁发仪式



本刊讯：

2019年10月12日下午3点，本林在七楼观音礼堂成功举办第41届大专组助学金颁发仪式。本次的助学金颁发仪式也是首场在观音礼堂举办的大型活动。

洪孟珠博士受邀作为本次的大会主宾。新加坡回教传道协会主席莫哈末哈斯比阿布把卡尔博士、道教总会副会长林金发先生、居士林教育基金主席林理明先生及大会主宾洪孟珠博士先后致辞。洪博士本人曾获颁本林的助学金，她在致辞中特别感谢和赞叹居士林教育基金会这几十年来坚持帮助不同宗教、种族的贫困学子所做出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

本届的大专组助学金有来自27所学院及八间协会，共260余名学生获颁助学金，颁发总额超过45万新元。

今年第41届的助学金，本林共颁发了1106

份助学金给来自多间学校和不同协会的学生，包括中小学、初院与理工学院、大学及各专业学校的学生。在这一千余名的受惠者当中，华族学生占了48.2%，马来族学生43.8%，而其余的则是印族和其他族群。助学金活动不仅仅是扶困济贫，对于各民族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也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增进各族和信仰的情感和友谊。●



釋迦

法會

法

會

SAKYAMUNI BUDDHA DHARMA ASSEMBLY

本林于2019年农历十一月初七至十一月廿七，启建《释迦法会》。届时，延请六和戒德僧伽领众修持，讽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顶礼《三千佛洪名宝忏》。每晚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或《三时系念》，并于法会圆满日顶礼《慈悲三昧水忏》。法会期间专设往生莲位，回向祖先，累劫冤亲债主，婴灵。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居士，同植福田，共沾法益！

地点 Venue: 贤护讲堂 (五楼)

Bhadrapala Hall (Level 5)

日期 Date: 农历十一月初七至十一月廿七
(02.12.19 – 22.12.19)

农历十一月初六 (01.12.19)

下午 4:00 pm 晚课、洒净 (Evening Prayers & Purification Ceremony)

农历十一月初七至十一月廿六 (02.12.19 – 21.12.19)

上午 9:30 am 讽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Chanting Of Diamond Sutra)

佛供 (Offerings To The Buddhas)

回向 (Dedication Of Merits)

下午 1:30 pm 至 3:30 pm 礼忏《三千佛洪名宝忏》(Prostrating To Treasure Repentance With Three Thousand Buddhas' Great Names)

傍晚 5:45 pm 施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或《三时系念》(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or Three Periods With Continuous Recitation)

农历十一月廿七 (22.12.19)

上午 8:30 am 至 4:30 pm 顶礼《慈悲三昧水忏》(Prostrating To Compassionate Samadhi Water Repentance)

回向 (Dedication Of Merits)

傍晚 5:30 pm 施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Yogacara Ulka-mukha Ceremony)

送圣 (Sending Off The Sages Ceremony)

功德圆满 COMPLETION OF MERITORIOUS VIRTUES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斋”心常伴莲花情

文 | 晓琳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以弘扬佛法、慈悲济世为宗旨，几十年如一日为十方大众服务。特别是它的十方斋堂，长期以来坚持为大众提供免费三餐，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为构建新加坡的和谐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每天到十方斋堂用餐的人数高达千人。在这背后，是一群在厨房默默工作、默默奉献的义工。这些义工是一群平凡而善良的普通人，她们一心一意为大众服务，无怨无悔，不求任何回报。她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居士林惠利众生的精神。今天我们特意采访了其中三位在十方斋堂的义工菩萨。

王婵专：居士林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王婵专老菩萨身形瘦小，一头银发，慈眉善目，83岁的人，耳不聋眼不花，走路轻快，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看上去精神抖擞。这位可爱的老奶奶说起话来笑声不断，满脸的皱纹如同一朵绽开的菊花，透着孩子般的天真，令人一见便生欢喜之心。

王婵专祖籍潮州，说起来与居士林的缘，老人家直说不可思议。之前她一直想来居士林，却不知怎样从家中搭车过去。有一次她去美发店烫头发，正好做头发的海伦业余时间在居士林做义工，是法器组的，听她介绍起居士林，老人家立刻记下搭车路线，就这样来到了居士林。

老人家说她第一次到居士林，感到又亲切又熟悉，就好像回到了故乡，从此便开始在厨房帮忙。王婵专老菩萨每天早上5点起床，吃点早餐，然后自己拿钱从巴刹挑选购买一些刚上市的新鲜辣椒、南姜、香茅等调味菜蔬，然后拎着这些菜搭乘6点的巴士从宏茂桥到居士林，开始在厨房忙碌，十多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没有休息过一天。

虽然王婵专的身体很硬朗，但毕竟已是80多岁的老人家。家人唯恐她不小心跌倒，有时天气不好便劝说留在家里休息，老人家却坚持过来。她说：“居士林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和斋堂里的义工一起做事，一起切菜、洗菜、煮菜、包粽子，大家亲密无间，亲若姐妹。”

王婵专老人说这里吃饭的人有些是无依无靠的老人家，也有在建筑工地的外劳，能够帮助他们，看到这些人脸上的笑容，心里感到很满足。我这样的乐龄人士不用在家里虚度时光，能够做事，能够助人，我很有归属感。



居士林就是我的第二个家，在这里的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和斋堂里的义工一起做事，一起切菜、洗菜、煮菜、包粽子，大家亲密无间，亲若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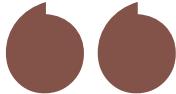
唐水娘：在居士林做了四十四年义工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唐水娘，乌黑的头发夹杂着几丝银发，眼睛深邃明亮，步履轻盈，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美丽的面庞看上去不过60岁的模样。当她说起在居士林已然做了44年的义工，今年整整80岁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唐水娘第一次来居士林是1975年，因为听邻居说起这是一个弘扬佛法的慈善机构，便带着孩子来到居士林。当进入大殿，看到清净庄严的西方三圣时，心中立时生起无限欢喜，从此便开始在居士林做义工。

那个时候担任林长的是陈光别居士，副林长是林荫华居士，李木源先生当时也在居士林做义工。唐水娘说李木源先生那时先后加入青年团，打过法器、领众诵经、照顾老者、和林友们助念结缘、给往生者洗身化妆，事事亲力亲为，是居士林最活跃的分子。

唐水娘每天早上帮家人煮好饭，做完家务就带着最小的孩子到居士林做义工。当年居士林每天都会有共修课程，两点诵持《弥陀经》、四点读诵《金刚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从小便深扎善根，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孩子长大后在青年部上佛学班，唐水娘则在林里做义工，忙完一天后，母子一起回家。后来



44年来，唐水娘一直在斋堂默默服务。那时厨房没有这么先进，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加工食品，斋堂里的每一道菜、每一个粽子、每一个素包都是由老菩萨们亲手制作，亲手摘洗，面筋一洗都是十几袋。



老母亲受到影响，也跟着一同过来参与林里的佛事活动，全家三代人都与居士林结下了深深的缘。

44年来，唐水娘一直在斋堂默默服务。那时厨房没有这么先进，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加工食品，斋堂里的每一道菜、每一个粽子、每一个素包都是由老菩萨们亲手制作，亲手摘洗，面筋一洗都是十几袋。尤其是佛诞和各种法会前，因为信众特别多，工作量很大，需要提前几天从早到晚、加班加点地准备。偶尔厨师请假，还要帮忙炒菜，准备膳食。

居士林的佛事活动很多，可以说从年初忙到年末，唐水娘说大家在这里，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和一群善心人士一起做义工，能够帮助别人，人生也变得更加有意义，更加快乐。

冯笑玉：在居士林我学会了真诚地处事待人

冯笑玉是三位义工菩萨里最年轻的一个。回忆起当年如何同居士林结缘，这些年走过的岁月和心路历程，她侃侃而谈。

冯笑玉说：“在没有接触佛法前，我从事的是服务行业，会有杀生的行为。有一次朋友带我去参加法会，听法师讲起因果报应，才知道从事杀业果报非常可怕，从那时起我就离开服务业，开始接触佛法，参加一些法会和共修。”

“1992年我和同修们来居士林打佛七，这是我第一次到居士林，一进入这个道场，我就感到非常欢喜。2008年我正式辞去工作，从此便在林里做义工，这一做就是11年。”

回想起这20多年的人生历程，冯笑玉说她最感恩两个人，第一是李木源林长，他公正无私和对居士林全身心的奉献精神令她非常感动。记得以前义工和员工之间经常会出现摩擦，老林长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每个义工都是自愿发心到这里来做事，不要和员工不和，心量要大，要包容。”这句话令冯笑玉受益良多。

冯笑玉说：“第二个我感恩的就是延续法师，2010年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报名参加了居士林举办的第一届净宗教理研修班，当时一是担心自己的根性不够，二是对往生存在着很多疑问。进入佛学班以后，开始了解到佛教的科学观，多维次空间、多重佛国等。从此以后，一扇广阔的大门在我面前打开了，我觉悟到我

们这个人身的渺小，生命的短暂，业力的轮转不息，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整个人的心性一下子就提升了，只觉得豁然开朗。”

“之前没有学习佛法时，我会对很多事情看不顺眼，对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会有许多抱怨，学习佛法后，我明白了人生无常，要看破放下，从此不再计较个人得失，烦恼和习气比以前轻了许多。在居士林我学会了真诚处事待人，并时时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免生起傲慢之心。我感到一天比一天快乐，不再对工作有任何挑捡，不管是厨房、清洁、佛诞、法会、随缘去做，随遇而安。”

她说：“感恩师父的教诲，让我学习如何放下，如何打开心量，如何观照烦恼，如何不再执着，我不止对西方极乐世界生起了真正的信心，在现世也得到了许多利益。从此我树立了人生的目标，知道了将来要往哪里去，如何到达那个清净的佛土世界。”

冯笑玉特别感恩居士林提供这样的机会，让她可以学习佛法，培植福田，积累往生的资粮。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冯笑玉表示要把握当下，努力工作，好好念佛。

《华严经》云：“欲为诸佛龙象，先为众生牛马”。在此深深感恩这些默默奉献的义工菩萨们，正是有了这群义工长期的付出和支持，同心协力，将慈善和大爱思想传承和延续，才有了居士林这个服务于大众，回馈于社会的温馨大家庭，成就了一个弘法利生的十方道场。 ●



▲左起：王婵专、唐水娘与冯笑玉三位老菩萨义工。

1992年我和同修们来居士林打佛七，这是我第一次到居士林，一进入这个道场，我就感到非常欢喜。2008年我正式辞去工作，从此便在林里做义工，这一做就是11年。



圆满人生的修养之道

文 | 释定本



(接上期)

二、平安健康之道

(2) 健康的秘诀：修心

上次讲了平安，下面再谈谈健康。健康就是一切。
上有一句话讲得好，有病的皇帝不如无病的乞丐，皇帝一身病痛，吃不下，也动弹不得，这样的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大老板，身家几个亿，如果生重病了，还有什么意思啊。人，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你自己想想，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是不是脑子里有“健康”两个字？为了地位、金钱，想尽办法、动尽脑筋地搞关系，都是为了利益着想。你费尽心机，地位得到了，金钱也得到了，身体却搞垮了，人死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科学家证明，我们人类的寿命可以活到175岁，可是人类大多六七十岁就死掉了。为什么这么早死？要晓得，都是自己把自己弄垮了，可惜呀，挣再多钱，也买不来命。

健康从哪里来？我们要突破四关：

- **第一心态关:** 心态要平衡, 心平气和, 什么都无所谓, 都放得下, 一天到晚, 都是宽容的, 都是气量大的, 笑眯眯的, 什么都好。
- **第二生活关:** 生活要遵循自然规律, 按时作息, 则百病不生。
- **第三饮食关:** 天天山珍海味, 自己不节制, 是不行的。
- **第四男女关:** 我们百病从哪里来的? 男女夫妻过度了也要生百病的。这关很重要。

心态关: 我们佛教有一句话, 百病由心生, 百病用心治。治病先治心。治心要治本, 不是治表, 本和表要分清楚。我们现在治病都是在治表, 生了病首先想的是哪里医院好, 哪里医生好, 结果到最后人财两消。大家要记住, 治病要治心, 我们一天到晚心不平安, 所以才会生病。

医学上面讲, 我们健康是有标准的, 而我们现在一天到晚都不标准。为什么? 心辛苦, 或快或慢。为什么快? 遇到激动的事情, 发脾气, 特别伤心, 心就快了; 如果心里不舒服, 遇到忧愁的事情, 苦闷的事情, 心就慢。所以我们容易衰老, 容易生病, 更容易造业。心不平, 则气不和; 气不和, 则血不和。气血都是流通的, 气乱了, 血也乱了, 时间长了, 吃力了, 腰酸背疼等毛病就出来了。所以讲要针灸推拿、药物来疏通呀, 就这道理。通则不痛, 不痛则通, 通了的话, 心里的不舒服不愉快就没了。所以清净心的功德不可思议, 我们要尽量心清净。心清净, 一切清净。心不舒服的时候, 脸上不开心的神情都反应出来了, 讲话语气也会变的, 什么都出来了, 这些都是心的作用。

所以, 修行修行, 就要修到心平气和。念阿弥陀佛, 就是念你的心病, 我们不晓得啊。你会做生意, 得利100万, 高兴得很, 激动得很。要是亏了100万, 夜里睡也睡不好了。得了100万, 阿



所以, 修行修行, 就要修到心平气和。念阿弥陀佛, 就是念你的心病, 我们不晓得啊。



弥陀佛; 失了100万, 阿弥陀佛, 就把这心态摆平了。得了不激动, 失了也无所谓, 这就是心呢。讲你好, 阿弥陀佛; 骂你打你, 也一句阿弥陀佛。这才是真功夫啊, 修行就在那里。你做得到, 什么都能得到。所以, 要健康, 第一重要的, 就是要心平气和。心态要平衡, 每天要微笑, 没有皱眉头面孔不舒服的状态, 这是最重要的。

你要健康, 不是靠药物的, 药物靠不住。若靠得住, 我看大家都健康了。美国现在是最先进的, 有地方求药物, 但美国人自己的平均年龄却不高, 可见这药物也没有作用了。如果平均年龄一百岁, 说明这药物就有作用了。所以我们要总体研究。要健康, 还是靠这颗心。

生活关: 我们的大宇宙是很玄妙的。这么大个宇宙, 地球、月球, 都是悬在空中的, 没有起点, 没有定点, 多么玄妙啊。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 有些要比我们地球大好多倍。我们地球也是一颗星星啊。地球、月亮及各星球, 都有规律的。没有规律的话, 乱碰乱撞了会闯祸的。就拿我们地球讲, 若运转不标准, 我们人人都受罪。我们生在地球, 是跟地球一体的, 我们人体循环也是跟着地球来运转的, 很标准。所以, 太阳落了要睡觉, 太阳出要起床。有的小青年, 夜里蹦蹦跳, 白日睡大觉, 都违背规律。那么你的身体怎会好呀? 夜里九点钟到三点钟, 这个时刻的睡眠质量是最好的。病怎么长出来的? 不是现在长出来的, 埋伏期有十多年, 一开始自己不知道, 医生也查不出的。拿水管来比喻, 如果拿清水放着

流，一点也不会塞住的，如果拿脏水放着流，时间一久，绝对要塞住的。什么是废水，心情不愉快的是废水，心情愉快的就是清水。乱七八糟吃进去的是废水，吃得清淡的就是清水。所以要24小时保持畅通，你们不要想临时抱佛脚，平时要注意健康，在年轻的时候就要注意。这句话希望大家带到家里不要忘记了。

现在的人空调病多得很啊。从规律来讲，夏天是散发的，冬天是匿藏的。空调舒服不舒服？舒服的，但热散不出呀，里面的毒素排不出，不是好事情。我们开电风扇，对着吹也不好。我们也不要吹穿堂风，对健康很不好。当时不晓得，过后会遭病。现在我们小姑娘，要好看，把肚脐眼露出来。到了30岁左右，毛病都出来了，什么子宫病、月经病、腰酸病呀，都要发作了。过去我们用肚兜来保温，我们小青年都有的，但是现在都颠倒了。所以这些理论相当重要的。吃呢，最好吃当地当季的食物。有句话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在浙江，就吃浙江地方的东西。冬天吃西瓜，那是违背规律的。

我们人体是小宇宙，与大宇宙是一体的，都要按自然规律，不好违背它，违背它，你就对不起天地了。所以要讲因果——这是大的因果，不是小因果。

饮食关：再讲有病求医。这病多是吃出来的，所以，我就要讲一下，烟酒没有好处。我经常鼓励大家，175岁不去想，120岁可以争取嘛。我们虚云老和尚，活到120岁，他吃得很辛苦，在山上什么都吃。土豆、野草，样样吃。所以说，要想活到120岁，我们一定要吃素，糖油盐也不可以多吃。我们杭州人讲得好：“饮食清淡是人参汤，多吃油盐似砒霜。”糖盐油吃多了，高脂肪、高血压、高血糖都来了。所以想要健康，这关要把握。这嘴巴贱得很，所有是非毛病，都是从嘴巴里出来的。嘴巴不是光吃饭，是要用来念佛、讲好话的，这嘴巴也有标准的。

另外，饮食上要多吃素食。我们为什么要吃素？你细细分析它，这个动物哪里有营养给你吃呢！要杀鸡杀猪杀牛，一切动物，它哪高兴让你杀呢？它这个时候惊慌、愤怒、悲痛，都生毒素了。这个肉里都有毒素了，吃肉也都吃死人啊，好多人吃死。现在饲养动物大不同了，过去我们老家一头猪一年养下来才一百多斤，现在五六个月就五六百斤了，都是激素饲料催大的。为什么西方国家又不是信佛教，也提倡吃素？这个道理就讲得通的。所以，越清淡越好。

什么是营养？开心快乐是大营养。开心了，吃到嘴巴里有味道，都有营养。所以，要记得，健康是首要的。

男女关：按我们佛教里讲，夫妻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是取乐的，取乐就错了。

这四关办到，你就有健康的保障，不是靠药的。除此，还要适量运动——生命在于运动，而最好的运动是步行。脚底通心的，人老先老脚。像现在人呢，两步路也不愿走，去坐汽车。坐办公室的，一坐就坐二三个小时，动都不动，都错了。依我讲，坐小时坐后，就站起来，走一走，心里默念或者出声念阿弥（迈一步）陀佛（迈一步），阿弥（迈一步）陀佛（迈一步）。要讲平衡，讲中道。动动，坐坐，走走动动。

人人都想健康，要菩萨保佑健康，你自己做不到，菩萨怎么能保佑你呢？这些话，虚云和尚讲过，我们经典上也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你没有细细分析它，只晓得念念念，念些什么名堂都不晓得。佛教里讲的，勤修戒定慧，熄灭

是光吃饭，是要用来念佛、讲好话的，这嘴巴也有标准的。
这嘴巴贱得很，所有是非毛病，都是从嘴巴里出来的。嘴巴不



贪瞋痴。这些做到就好了。所以要健康，必须要有这个理念。

三、究竟解脱：摄心念佛，往生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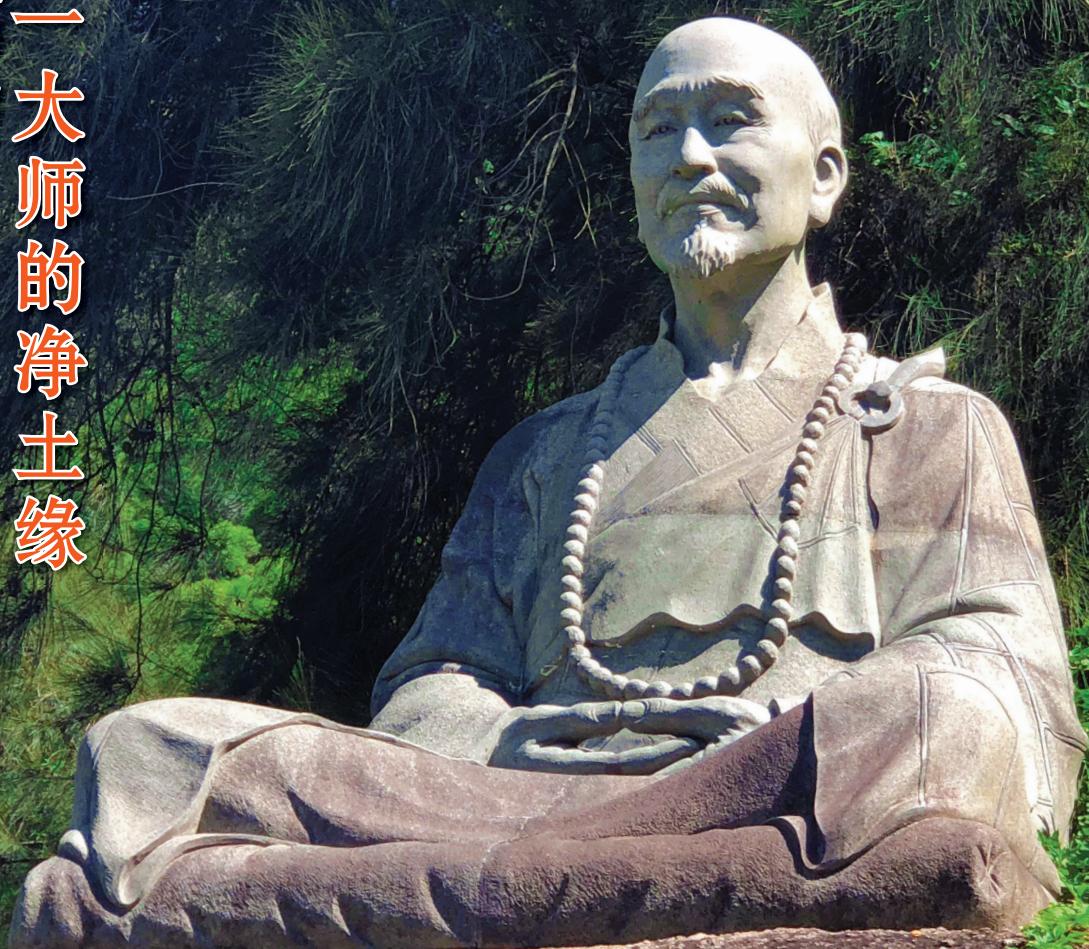
此生身体平安健康了，那么，怎样才能脱离六道轮回，获得人身的究竟解脱呢？佛教教导我们，念一句佛号就有无量功德。南无阿弥陀佛的“阿”字，这个音整个大宇宙都通，力量不可思议。念佛最重要的是要摄心，所以我们念佛，就要静下这个心，要让当下的心没苦恼。我们讲念佛，这“念”字就是在今字下面做个心，要让当下的心没苦恼。难度在这里，真正要念到不听不看不想，只有心中有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佛经里讲，一句阿弥陀佛能灭无量劫罪，但是要念，要靠一心。按经典里讲，一个念头，一个生死，你一天到晚有多少念头要动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在人为。真正做到摄心，不想不听不看地念佛，保证你平安，如果你又听又看又想，这力量就分散掉了。佛教里讲不可思议，就是没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解释的。所以这念佛的功德，最基本的要把心态放平衡。无数的念头颠颠倒倒，已经根深蒂固，不能一念到底，起码要五念、十念，无念而念。念佛的道理，就要天天念、时时念、刻刻念。

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要靠这念头呀。平时心是散乱的，你到临命终就有难度了。在临走的时候心还挂念家庭、子女、金钱、名誉、地位等，这就有难度了。所以我们平时要念习惯，这些事情要想通、放下。《无量寿经》讲到阿弥陀佛的48大愿，第18愿讲，人在临命终念佛忆佛会起到作用的，阿弥陀佛发过愿，肯定会达到，但是很多时候这心散乱了，没有摄心、没有求生之愿就达不到。就这一刹那的心，就是最关键的临命终的一刹那，临命终踏空就踏空了。而临命终的一刹那，就看平时的积功累德，像打仗一样，你平时不练好，就没办法打仗了。现在我们跟烦恼打仗，跟贪瞋痴打仗。现在贪瞋痴力量强，可见我们佛号的力量还是小。要是反过来，佛号强就能把贪瞋痴消灭了。道理在这里。（完） 

近代弘高僧大师的净土缘

文—香光庄严



弘 一大师 (1880–1942) 俗姓李，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名号屡改，亦作漱筒、瘦桐、俗同，别号息霜。弘一大师的前半生别名很多，但以李叔同为世人所知，驰名于艺术教育界，是中国最初出国学习西洋绘画、音乐、话剧，并把这些艺术传到中国的先驱者之一。

大师生于天津一个富裕的家庭，原籍浙江平湖，父名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 (1865) 会试中进士，曾官吏部。后来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颇为富有。大师自幼即与佛教有缘，父亲李筱楼居士笃信佛法，乐善好施，设立义塾，提供免费教育，还经常在邻里施粥，扶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人称“大善人”。李老居士经常诵念佛经，1884年往生前，亦礼请出家法师来作佛事，临终前为其诵念《金

刚经》，李老居士在经声中安详往生，当时大师才五岁。

大师有异母兄弟三人。长兄早年夭折，次兄名文熙，又名桐冈，字敬甫，是天津一个有名的中医。大师排行第三，小字三郎。

大师年幼时，曾随从亲人读诵名诗格言，学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名贤集》等教导为人处世之道的书籍，并诵念《往生咒》、《大悲咒》及《功过格》，奠定人格基础，与佛教初步结缘。随后1898年到上海，参与了“上海书画公会”、“沪学会”，曾就读于南洋公学。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美术学校和音乐学校，专攻西洋绘画和音乐。1906年与同学曾孝谷创办业余话剧团体“春柳社”，演出《茶花女》，开中国话剧之先河。1910年，他携日本妻子福基回中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学堂、直隶模范工业学堂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子学校音乐教员。1912年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师。1915年应江谦之聘，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图画、音乐；兼教于浙江两级师范。

有一次，浙江第一师范的同事夏丐尊看到一本日文杂志上有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能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列举实行的方法。当时大师听后决心实践一下，便在1916年利用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实行。大师断食期间对于寺院的清静生活颇有好感，从此以后，虽仍在学校授课，但已茹素读经，且在室中供佛像了。

新年过后，即1917年，大师就时常到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1918年，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后，便决心至虎跑定慧寺从皈依师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当年大师39岁，法名演音，号弘一。出家以后，别署很多，常见的有一音、弘裔、昙肪、论月、月臂、僧胤、慧幢、亡言、善梦等，晚年自号晚晴老人，二一老人等。同年九月，到杭州灵隐寺受比丘戒。大师一心向佛，精研律学，严净毗尼，弘扬佛法，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中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 1905年，弘一大师赴日留学前，在天津自宅与其兄下围棋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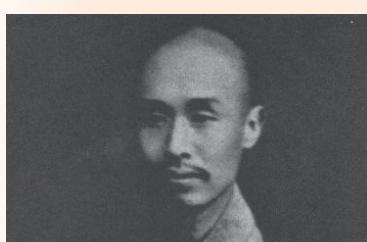
◀ 1905年，大师26岁，留学东京，入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已剪去发辫，改著西装。



◀ 1906年，弘一大师于东京春柳社演出“茶花女”一剧。时年27岁。



◀ 1916年12月，大师37岁，当年初夏，入杭州虎跑定慧寺断食后留影。



◀ 1920年9月，弘一大师初出家时，在杭州西湖玉泉寺留影。



◀ 1942年10月13日，大师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右胁而卧，临终之瑞相！

弘一大师历史照采于 www.bfnn.org/hungyi/gb/photo.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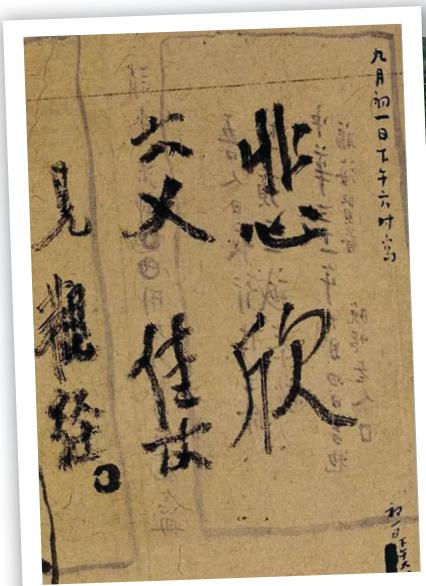
1942年农历九月初四，弘一法师在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交与妙莲法师后，右胁而卧，在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安详圆寂，享年63岁。后灵骨塔分别筑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和杭州虎跑山。

弘一法师生前对印光大师拳拳服膺，常与印祖书信求学，把印光大师作为学习效法的对象。印祖为人严厉高洁，发愿不当住持，不收徒弟，但唯独默许弘一大师列入门墙。民国12年底，印祖终于在弘一大师三年中再三恳求之下，答应弘一法师拜师的请求。弘一法师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引用永嘉周孟由居士赞叹印光大师的话说：“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蕡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昌明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200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

大师不仅研读印光大师的著作，而且曾经亲侍大师受教。民国14年夏历五月，弘一法师由温州起程赴普陀山拜见印光大师，在法雨寺与印光大师共住七天，亲近印光大师的道范，观察印光大师的盛德。印祖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食毕，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至极净为止。

弘一大师跟印光大师一样严谨自励，可以说师徒二人同声相应。弘一大师总结印光大师的盛德说：“大师盛德至多，今且举常人之力所能随学者四端，略说述之。因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一为习劳（勤劳），二为惜福，三为注重因果，四为专心念佛。”从弘一法师对印光大师的推崇景仰以及两位法师的交往，可以看出印光大师对弘一大师影响之深及弘一大师对净土宗的深信和虔诚。

弘一大师毕生钻研、探索、整理、流通南山律典籍，处处宣讲。大师之所以被称为南山律宗的祖师，是因为他在南山律学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仅如此，弘一法师自己身体力行地遵行各种戒



▲弘一大师的遗书



律。自从出家后，便持“过午不食”的戒律。他锡杖芒鞋，三衣一钵，到处挂单、参学、弘律，以自己的头陀苦行，严格实践着戒律，树立了一代宗师的形象。除此之外，弘一法师作过《华严经大意》的演讲，对《华严经》深有研究，尤其对于《普贤行愿品》谓其为《华严》关键，修行枢机。大师曾多次劝请信众诵念《普贤行愿品》十万遍，回向众生，以期挽救国运。由此可以窥见大师弘律研教自利利他的悲心体现，并以此为修持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助行。

佛所说的法门很多，深浅难易，种种不同。若修持的法门与根器不相契合，用力多而收效少，倘与根器相契合，用力少而功效多。大师于各宗中认为，唯净土宗三根普被，甚为简易，极契末法时机，最适合当代众生修持，法师自己也不例外。弘师禀承印祖力修净土的教导，普劝一切行人修净土法门，他认为净土法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上契诸佛之理，下亦随顺时机。他表示：“于佛法中最深信者，惟净土法门；于当代善知识中最佩仰者，惟印光法师。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人处水深火热中，个个肩负救亡图存的使命，佛教徒亦不例外。弘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的确是世出世间两利的无上妙法。

在诸多宗派和浩如烟海的佛法面前，弘一法师选择了净土宗。大师没有宗派门户之见，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自的长处，但是必须对佛教的基本原则深信不可，那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弘一法师始终崇信净土法门，念佛、礼佛是他的日课。自入空门直到圆寂，念佛功课一直坚持不辍。弘一法师致力于宣传、弘扬的是净土宗和有助于往生的其它法门，念兹在兹的亦是西方极乐世界。在与僧俗友人的通信中，弘一法师始终表现出对极乐世界的向往赞叹和精进修持，强调说：

“至于求早生西方，乃是宿愿，未敢忘怀也。”他的演讲和书信著作中，均以赞叹宣扬净土宗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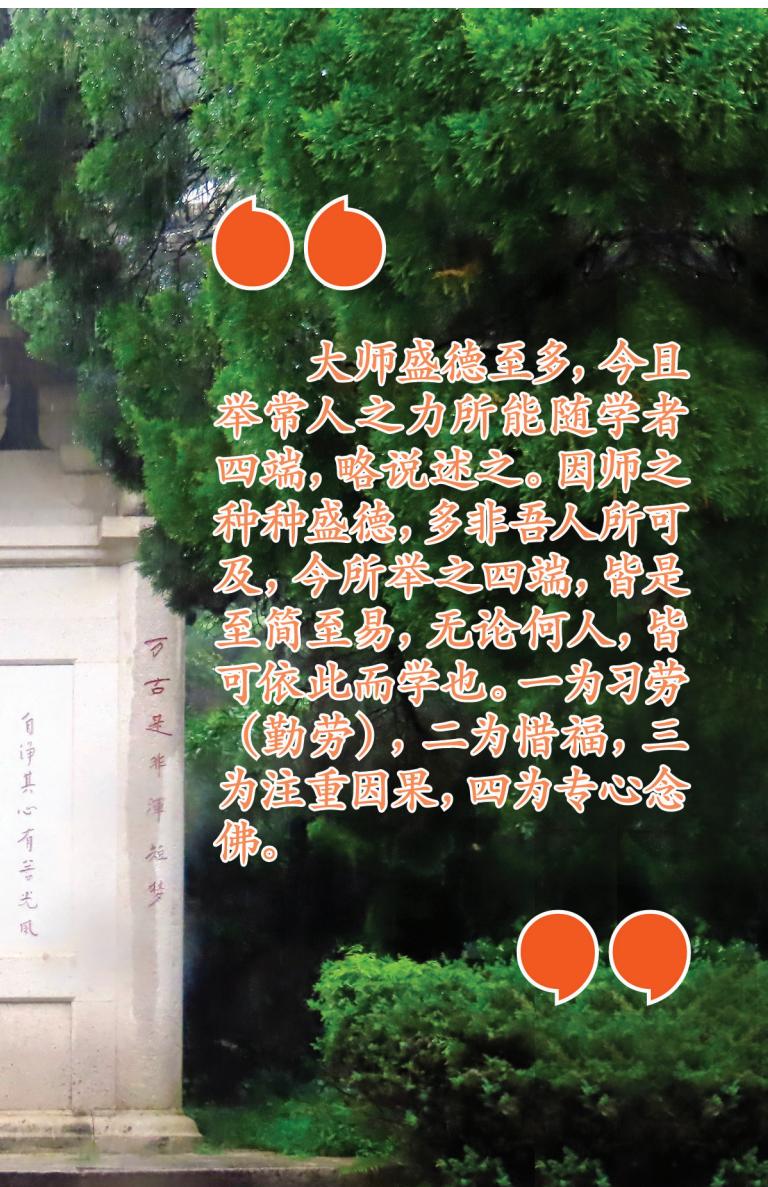
弘一法师的弥陀净土思想，主要传播了印

▲弘一大师的舍利塔

光大师的宗旨与精神。大师尽其毕生精力与心血探索戒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同时以“深信因果，发菩提心”为净土法门修持夯实基础。大师的勇猛精进，严持戒行，持名念佛，在平凡中显伟大，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末了，谨以弘一大师偈语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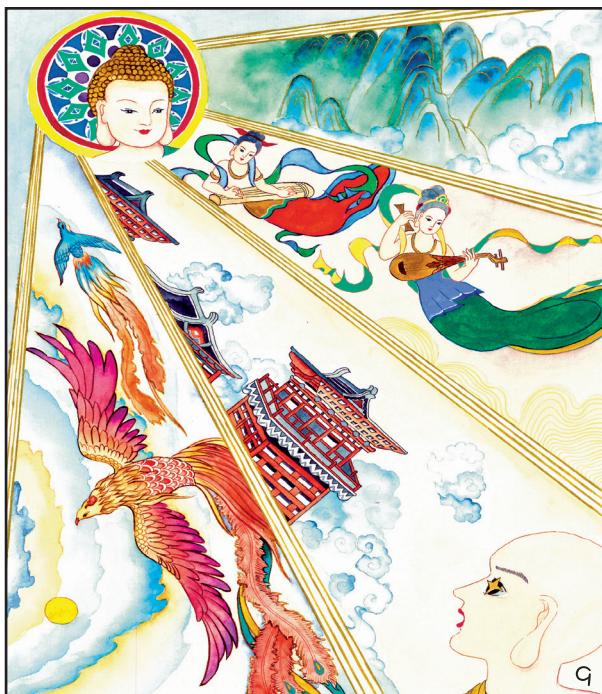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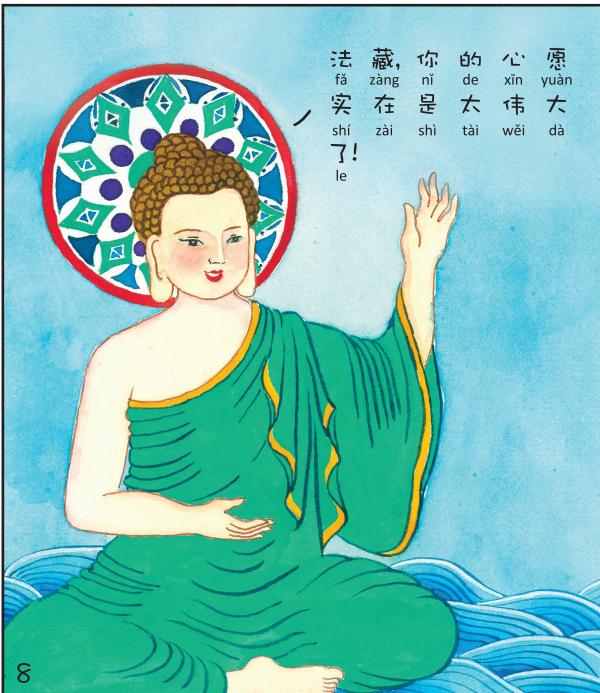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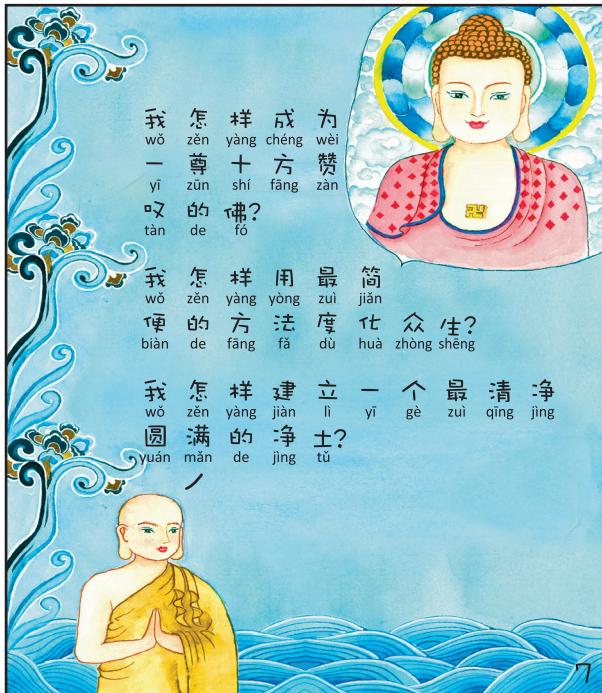
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求，是谓痴狂。一句弥陀，阿伽陀药，舍此不服，是谓大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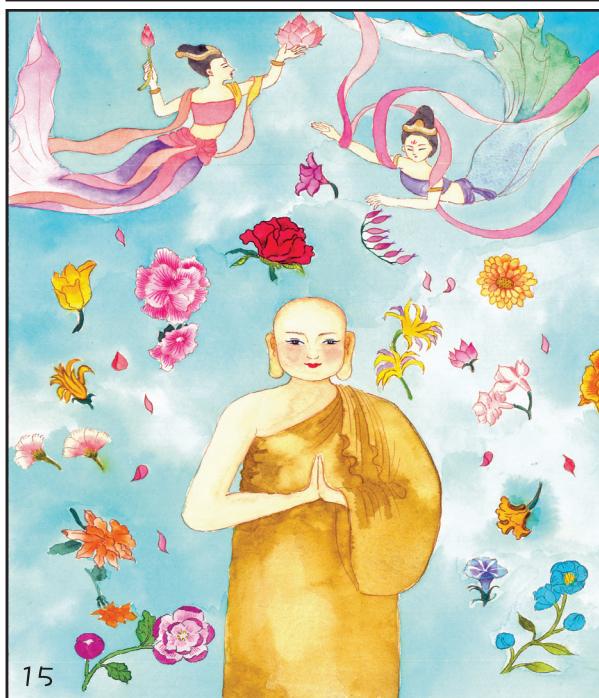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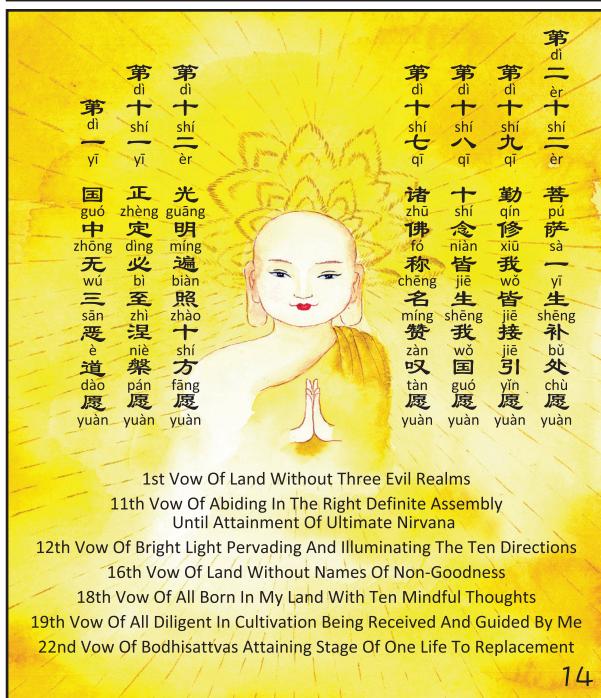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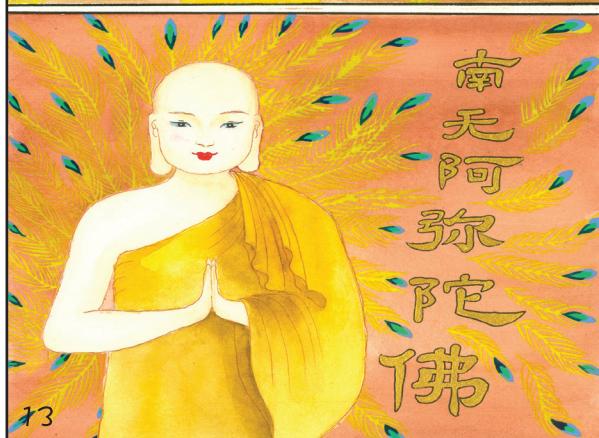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大法。这
个国家的国王常喜欢成老病便
在听到世自在王佛说佛法。这
僧人，法号法藏比丘看到做死
想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他们从生
教自己师父世自在王佛。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大法。这
个国家的国王常喜欢成老病便
在听到世自在王佛说佛法。这
僧人，法号法藏比丘看到做死
想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他们从生
教自己师父世自在王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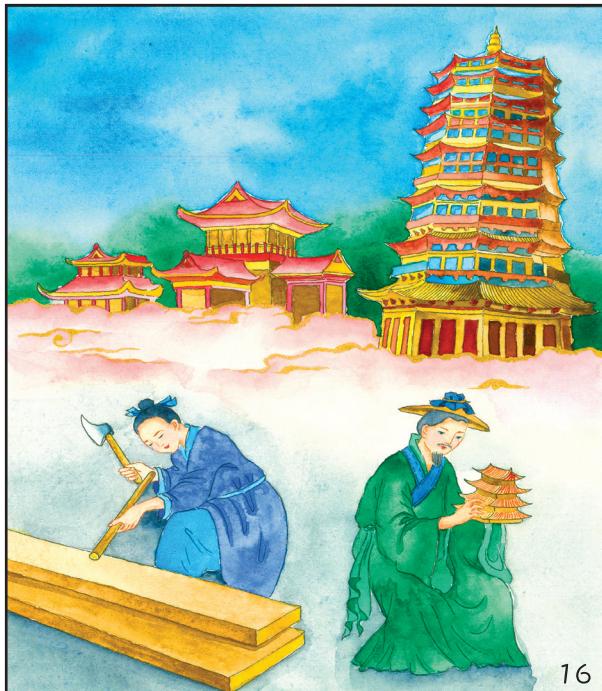


法藏比丘向世自在王佛请
fǎ zàng bǐ qiū xiàng shì zì zài wáng fó qǐng
后赞叹不已，运用大神通把二百
hòu zàn tàn bù yǐ yùn yòng dà shén tōng bǎ èr bǎi
比丘眼前。
bǐ qiū yǎn qiá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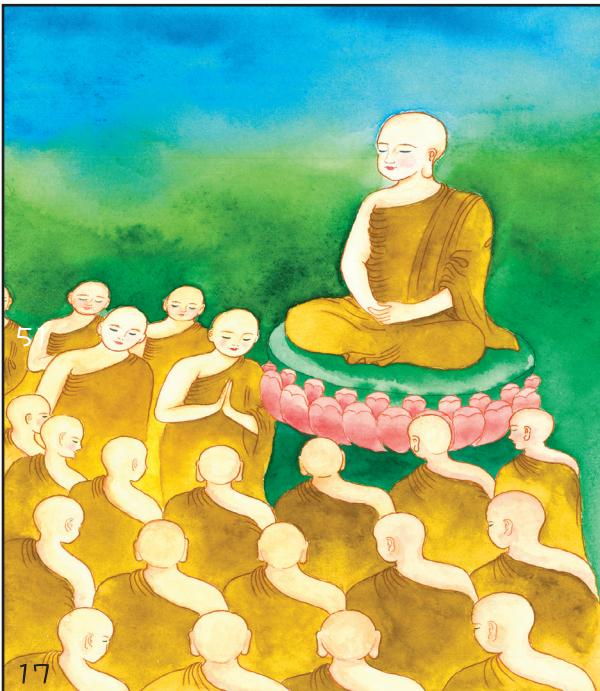
教了三个人问题，世纷在王佛听完
jiào le sān gè wèn tí shì zì zài wáng fó tīng wán
一十亿个国家土地纷展现在王佛在法藏
yí shí yì gè guó tǔ fēn zhǎn xiān zài wáng fó zài fǎ zàng



法藏比丘把自已看到的极景乐念地	用并从门当鲜花纷成以	时极比从一个藏纷为	考终找于到王
勾画出了一生最对方便愿来：“将来	世界, 法门。当鲜花纷成以	劫这法纷为一	思界中世洒落
了救度众生最美妙的声音传来：“将	界, 法门。当鲜花纷成以	法这纷为一	间乐丘天位圆
面前说出了四十美妙的声音传来：“将	动, 定可成以	劫法纷为一	去在上洒满
空中有美妙的声音传来：“将来	一一定可以	劫法纷为一	考终找于到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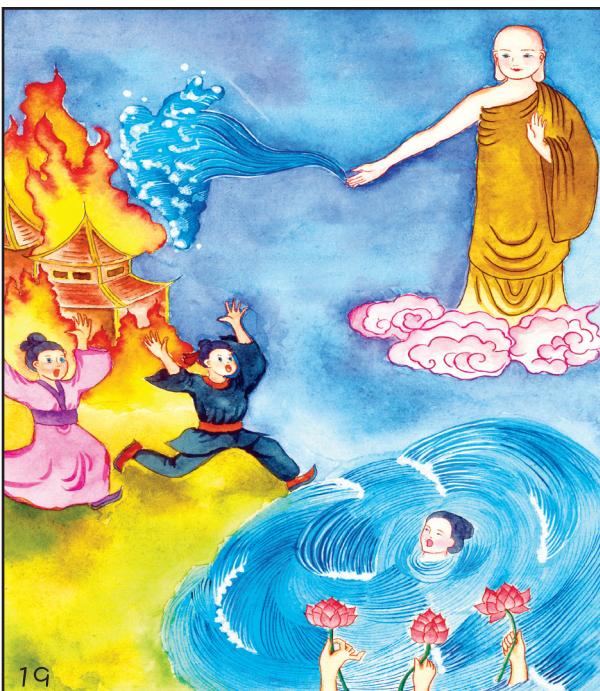
16



17



18



19

从那天天开始,法藏菩萨依照他所发的十四成八大愿,无量劫来,救济贫困救人水火,修寺建庙、讲经说法,终于成为了极乐世界。叹的佛,名为“阿弥陀佛”,他的佛国就被称为“极乐世界”。



完
wán

从法藏菩薩成爲阿彌陀佛到佛球樂到佛陀地極去，他劫建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

西方佛告念佛的名號，至誠願往，就能成爲阿彌陀佛，到佛球樂到佛陀地極去，他劫建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

西方佛告念佛的名號，至誠願往，就能成爲阿彌陀佛，到佛球樂到佛陀地極去，他劫建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他遠了。釋迦牟尼稱。

本林近期佛法 公开讲座

UPCOMING DHARMA TALKS

主讲: 延续法师

日期 Date: 01.11.19 – 28.12.19

时间 Time: 7:30 pm – 9:30 pm

地点 Venue: 维摩诘讲堂 (五楼) Vimalakirti Hall (Level 5)

《阿弥陀经要解》

每周五 Every Friday

- 11月01日 讨论课 香光 香严
11月08日 《弥陀要解》第19讲
11月15日 《弥陀要解》第20讲
11月22日 《弥陀要解》第21讲
11月29日 讨论课 光慧 光寿

- 12月06日 《弥陀要解》第22讲
12月13日 精进佛三 第一天
12月20日 《弥陀要解》第23讲
12月27日 《弥陀要解》第24讲

01月03日 停课一次

01月10日 《弥陀要解》第25讲

11
12
月

净土教理

每周六 Every Saturday

- 11月02日 善导大师 (二)
11月09日 善导大师 (三)
11月16日 善导大师 (四)
11月23日 善导大师 (五)
11月30日 善导大师 (六)

- 12月07日 善导大师 (七)
12月14日 精进佛三 第二天
12月21日 讨论与分享 (2)
12月28日 净土三祖至七祖 (上)

- 01月04日 净土三祖至七祖 (中)
01月11日 净土三祖至七祖 (下)

*有待确定 To be determined

精进佛三

THREE-DAY AMITUOFO MINDFULNESS RETR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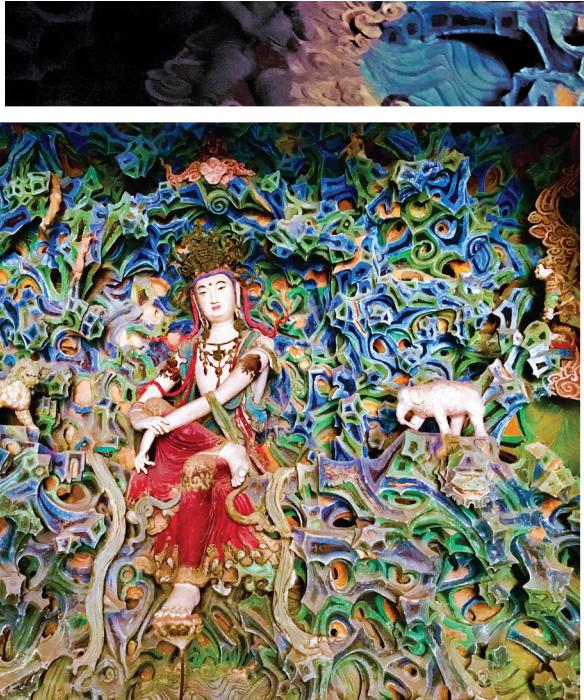
日期 Date: 13.12.19 – 15.12.19

时间 Time: 9:00 am – 9:00 pm

地点 Venue: 大雄宝殿 Buddha Hall*

法师开示 Venerable's Dharma Talk: 3:30 pm

- 无需报名 No registration needed • 请自备海青缦衣 Please bring lay robe and/or Dharma robe
- 自愿受持八关斋戒 Voluntary taking of Eight Precepts



穿越千年的时光 在古城与你相遇 2

文 | 小颜

(接上期)

隆兴寺，别名大佛寺，中国十大名寺之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城东门里街，原是东晋16国时期后燕慕容熙的龙腾苑，公元586年（隋文帝开皇六年）在苑内改建寺院，时称龙藏寺，唐朝改为龙兴寺，清朝改为隆兴寺。

一到隆兴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清代绿色琉璃瓦浮雕的二龙戏珠图照壁，照壁正对一座三路单孔的石桥。历史上赵匡胤、康熙、乾隆都曾经走过这座桥进入隆兴寺游览。正定有三山不见，九桥不流之说。九桥不流指的是只有桥，桥下却没有水，这座桥就是九桥不流里的一座桥。

正定四座古塔都是免费参观的，而隆兴寺因为被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为了控制人流，是以需要

购买门票才能进入。为了更好地解读隆兴寺的历史，我们特意在售票窗口旁边的导游处请了一个导游全程讲解。

导游是个身材高挑的小姑娘，乌黑的长发，白皙的皮肤，眉清目秀，笑容甜美，人说燕赵多义士，看来北地也不乏美女。导游小姑娘向我们介绍隆兴寺没有山门，过了三路石桥，迎面便是第一进大殿天王殿。

天王殿建于北宋初年，是这个宏大宋代建筑群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间大殿，里面供奉一尊金代的木雕大肚弥勒佛，距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这是一尊被完全汉化的弥勒佛塑像，慈眉大肚，笑口常开，两侧是后塑的四大天王像。

步出天王殿，在大觉六师殿的遗址北面坐落着一座阁殿：摩尼殿。正定隆兴寺以“六最”闻名，第一最，指的就是摩尼殿。摩尼殿又名五



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对这座重跌雄伟、形制特殊的古建筑大加赞誉：“这种布局，我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有在宋画里见过。”



花大阁殿，始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整个大殿布局奇特，正方形的殿身，四面正中各出一山花向前的歇山式抱厦。檐下斗拱宏大，分布疏朗，殿脊飞檐形若波浪，自然流畅，微翘的四角如一只大鸟振翅欲飞，如果从空中俯瞰或者仰视可以看到这组建筑呈现一个大大的“十”字形状。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对这座重跌雄伟、形制特殊的古建筑大加赞誉：“这种布局，我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有在宋画里见过。”并特意拍照收入《世界建筑史》。

摩尼殿前有一座十分罕见的宋代石香炉，炉身正面是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四周侍立着十二神将，手持宝杵、宝剑等兵器，威武勇猛，栩栩如生。摩尼殿内的佛坛上，供奉着五尊金装彩塑佛像。正中为释迦牟尼佛坐像，庄严凝重，睿智脱俗。左侧站立弟子迦叶，双手抱拳，老成持重。右侧弟子阿难，双手合十，聪慧虔诚。三尊都是宋代原塑，两边则是明代塑造的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璎珞宝珠，飞天彩带，华美庄严。

一进入摩尼殿，我立刻被四周的巨型壁画吸引了。虽然不少画面斑驳脱落，但仍然看出这组壁画详细地描绘了释迦牟尼降生、出家、苦行、成道、涅槃整个过程。这时一道光线斜斜地射了进来，映得壁画上的质感、色感、脉络、线条愈发栩栩如生。

大殿四抱厦的八面墙壁上分别绘有24尊天，目前除了东抱厦两壁及西抱厦南壁保存较好外，其它抱厦多模糊不清甚至消失了。这里面尤以东抱厦南墙正中绘制的“鬼子母天”画像格外惹眼，壁画中的鬼子母容貌极美，眉目

柔善，头戴凤冠，身着宝衣，足踏云鞋，上身前倾，目光慈爱。左手持莲，右手轻抚小儿头部。小儿天真可爱，骑在一鬼子肩上，仰头上望，小手伸向“鬼子母”。整幅画色彩绮丽，线条鲜明，实属上乘之作。

东扇面墙外壁描绘的是净土同修最熟悉不过的“西方胜境”。整组壁画场面宏大，人物多达四百余人，意境深远，主次分明。画面中央为高大而华美的须弥台，阿弥陀佛结跏趺端坐于莲座上，身着红色袈裟，双手叠置膝上作法界定印。观音、大势至两位菩萨侍坐于两旁的须弥座上，“西方三圣”前面正中为三弟子跪拜，仙鹤、孔雀、迦陵频伽、共命鸟飞舞。十位菩萨分两组侍立两边，18罗汉和由24名乐伎组成的乐队分侍旁侧，环绕于“西方三圣”。此壁画中部绘西方极乐世界胜境，两旁依据《观无量寿经》，绘有“未生怨”和“十六观”。

在这组壁画前我们驻足良久，导游小姑娘催了数次，后来干脆到外面去等，大概她从来没见过如此痴迷佛教壁画的游客。当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些壁画来到摩尼殿后，一座泥塑彩绘的五彩悬山跳入眼中，正中是一尊倒坐观音像。这便是隆兴寺六最之二的最美明代倒座观音。

平日在图画和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的观世音菩萨，多为神态柔和，著白色天衣，持杨柳瓶，端坐莲花或脚踏祥云的形象，而摩尼殿中这尊观音却与众不同。她坐南朝北，头戴宝冠，顶饰

璎珞，赤足盘膝，身稍向前倾，披巾从肩上垂下，绕着两臂向外飘起，左足踏莲，右足屈膝搭于左腿之上，右手绕膝，轻抚左手手腕，面含微笑，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随时随地倾听救护。

当年鲁迅看到这尊倒坐观音像后称她为东方美神，并把照片摆放在案头。但是我却觉得面前的这尊观音像眉目之间带着一股英美之气，五官更像男子。当屋项漏窗的一束光照射下来，观音菩萨慈眉善目，唇角含笑，映着周围立体镂空的五彩悬山，恍惚间，感觉菩萨似乎要轻踏莲座飘然而下。

摩尼殿向北，是一个木制牌坊，穿过去是两棵龙凤古槐。虽然主干已经枯朽镂空，但老树新枝给千年古寺增添了勃勃生机。这两棵古树被称为长寿树，传说绕树三转可长寿，到此的游人每每到此，都乐此不疲地绕着龙凤槐转上三圈。

古槐后面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戒坛。据说清初的时候，北方只有北京的雍和宫、五台山的清凉寺和正定的隆兴寺有权给佛子受戒。这里供奉的是明弘治六年铸造的双面铜佛，面南的是阿弥陀佛，面北的是药师佛，像身相连，相背而坐。

走下高高的戒坛，眼前豁然开朗。玉树琼楼，古柏参天，一座宏伟的大悲阁耸立在中轴线上，宽大的月台前两座精致的御碑亭分列左右前方，东西两侧是转轮藏阁和慈氏阁。

我们先来到慈氏阁，这是一组近似正方形的二层楼阁，正中供奉着弥勒菩萨，慈氏二字就是梵语弥勒的意译。这尊弥勒菩萨像是北宋所造，用一整棵巨大的木头雕刻，菩萨头戴天冠，金色面容，衣著华丽，手结法印，脚踏青莲，身后是赤红色的火焰，以示佛光普照，造型与我们平时的见到的大肚弥勒迥然不同，国内罕见。

离开慈氏阁，我们来到了隆兴寺第三最：最古老的转轮藏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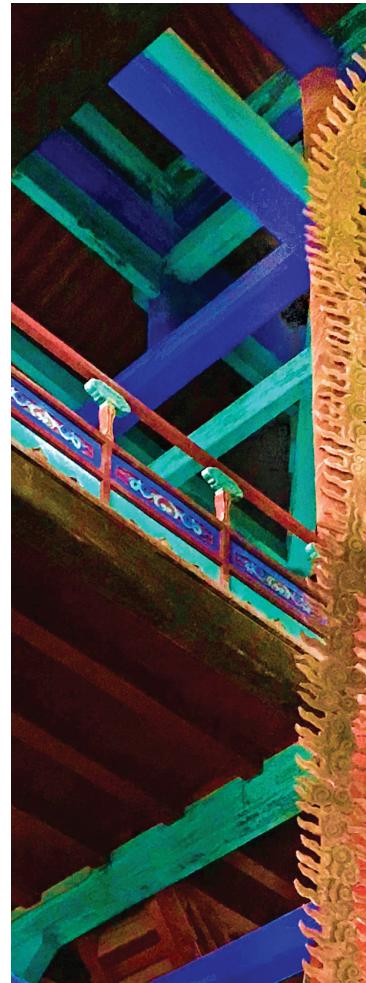
一进入转轮藏阁，不由令人望而惊叹，里面安放的转轮藏是一座收藏经文的旋转书架，为国内最古老、最大的藏经橱，比欧洲类似的装置早了800年。转轮藏阁的外观望上去好像一个八角亭子，正中是一个立轴，亭身设有经屉，可以存放佛经，推之可以转动，取佛教“法轮常转，自动不息”之意，比喻佛法犹如轮子辗转相传，永不停息。这种建筑形制国内保存下来的甚少，梁思成喻为“木构建筑之杰作”。

出了转轮藏阁，酷爱书法的先生快步来到一方石碑前，神色激动，显然是发现了什么宝物。导游小姑娘见状笑着说：“这是隆兴寺第四最：隋代第一名碑龙藏寺碑。”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碑刻。在中国的书法发展史中，隋代是汉隶向唐楷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而龙藏寺碑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的碑文为隋代楷书，碑帽上的字为隶书。字体方整，结构严谨，朴拙而不失清秀，庄重而不呆滞，在书体结构和用笔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近代著名学者康有为赞誉“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后人也称其为楷书第一碑。

余秋雨说过：“一部千年文化史，千年佛教史在正定。”而真正能代表正定佛教史就是镇寺之宝，隆兴寺第五最：最古老的千手千眼观音。

踏进大悲阁的一刹那，便呆怔在门前。这些年也走访参拜了一些





古寺名刹，但如此高大巍峨的观音铜像却是初次见到。河北有四宝：“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石桥明天下，正定府的大菩萨”，其中“正定府的大菩萨”指的就是这尊铜铸千手千眼观音 菩萨像。她铸造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是世界上铜铸立式佛像中最高大、最古老的观音像。与北京雍和宫大佛、天津蓟县独乐寺大佛、承德普宁寺大佛齐名。

这座闻名遐迩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约20米高，除胸前合十的一双手臂外，身侧各有20只手臂，每只手中各绘一眼，分别执日、月、净瓶、宝镜、宝剑、金刚杵等宝器。菩萨的40只手、40只眼，乘以佛界中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种境界的25“有”，恰得“千手千眼”，护持众生，观照世间。故明代有文人见此大悲菩萨后特著文赞曰：“以象大圣应变之法，阴阳莫测之神。宇以层阁，翼以重楼，仰而望之，如仙人宫殿。”

出了大悲阁，过了弥陀殿，我们便来到了中轴线最末端的毗卢殿。这里安放着隆兴寺六最之一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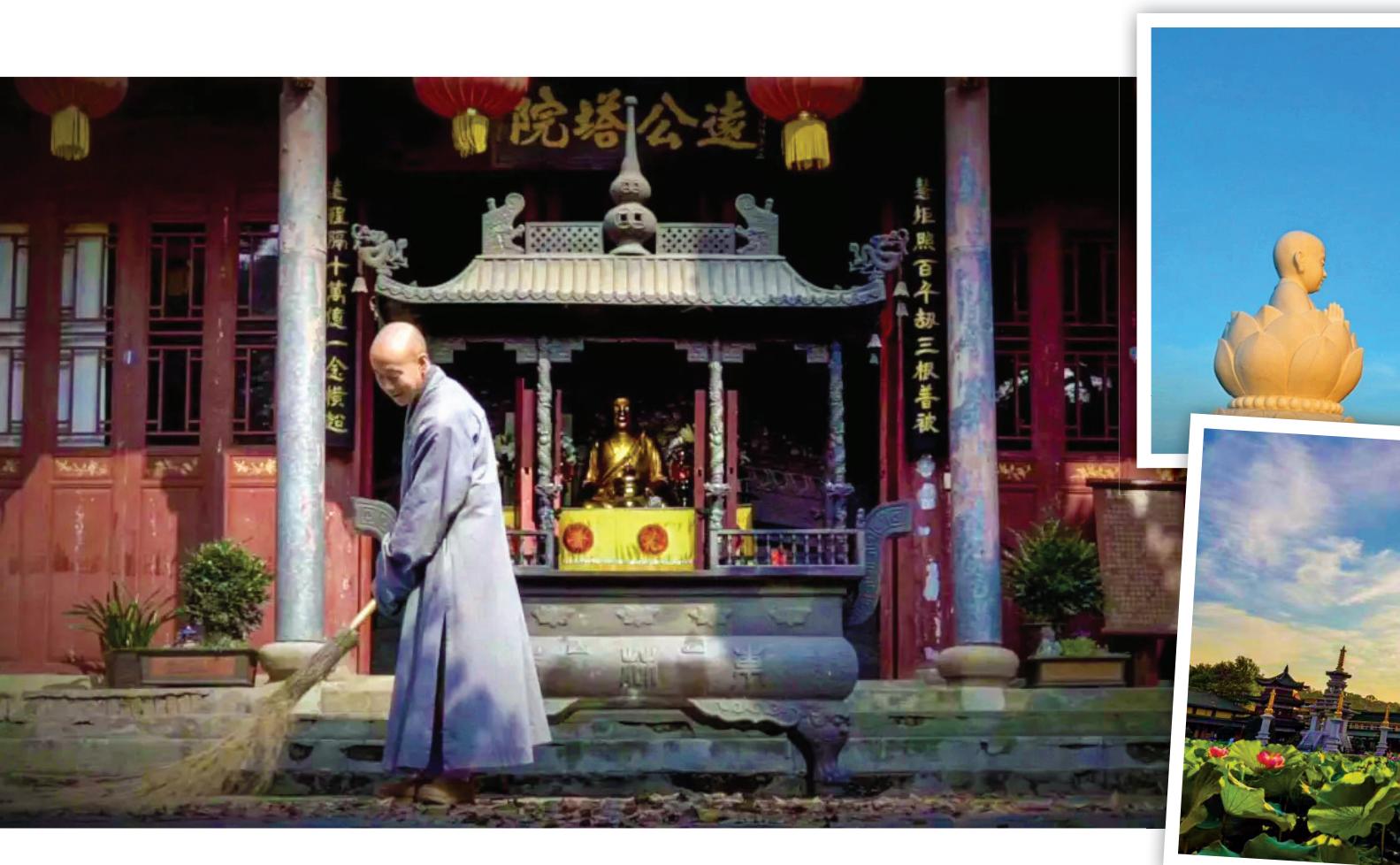
毗卢殿殿内的毗卢佛堪称国宝，为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其生母慈圣皇太后祝寿所御制的。这尊毗卢佛全部为青铜铸造，自下而上逐层渐收，好像一座宝塔，表层都是鎏金。全身分三层，每层有四尊毗卢佛，头戴五佛冠，手作毗卢印，结跏趺坐，三层莲座的一千个莲瓣上都铸造有一尊小佛像，表情、手印富于变化，整尊造像上共计大小佛像1072尊，形成千佛绕毗卢佛的格局。毗卢佛设计独特，精美绝伦，堪称海内孤例。著名古建专家祁英涛先生称“千佛绕毗卢铜铸造像，是国内同类造像中最精美的一座，是明代艺术的珍品”。

隆兴寺除了两座碑亭，几乎全是宋代建筑物，虽经千百年风雨侵蚀，仍能显现当时“重档通霄汉，正殿俯星辰”的规模和雄姿。

介绍完隆兴寺的建筑和六最，导游小姑娘告别我们，让我们去寺庙深处的“龙腾苑”和“梁思成纪念馆”慢慢浏览。龙腾苑是2005年重建的明清风格园林，里面种满了花草，有牌坊、紫虚山、明远亭、龙泉止亭、碑廊等，龚止湖里数尾红艳艳的锦鲤轻快地游动着。

天色渐晚，却是不舍离开，独坐在长椅上发呆。目光抚摸着一檐一角，一石一木，任流光徘徊，任三千烦恼丝随风逸散。

萧萧冬季，一抹斜阳映着红墙老树，沉静落寞、孤寂清美。行走在这古老的建筑中，好像穿行在历史的慢板，穿越千年的时光，践约而来，走进了一幅古老而深邃的画卷。●



“归乡”之旅 ——东林寺及福建佛教祖庭朝山散记

文 | 痴乡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东晋时期，佛教蓬勃发展，寺庙林立，高僧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组织莲社，翻译佛典、弘扬净土法门，成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鸠摩罗什大师更称慧远大师为“东方护法菩萨”。慧远大师一生德业隆盛，威神莫测，后学作为净业学人，对大师及其所建立的道场——庐山东林寺钦仰不已。机缘成熟，正逢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组织朝山团，于是便迫不及待地报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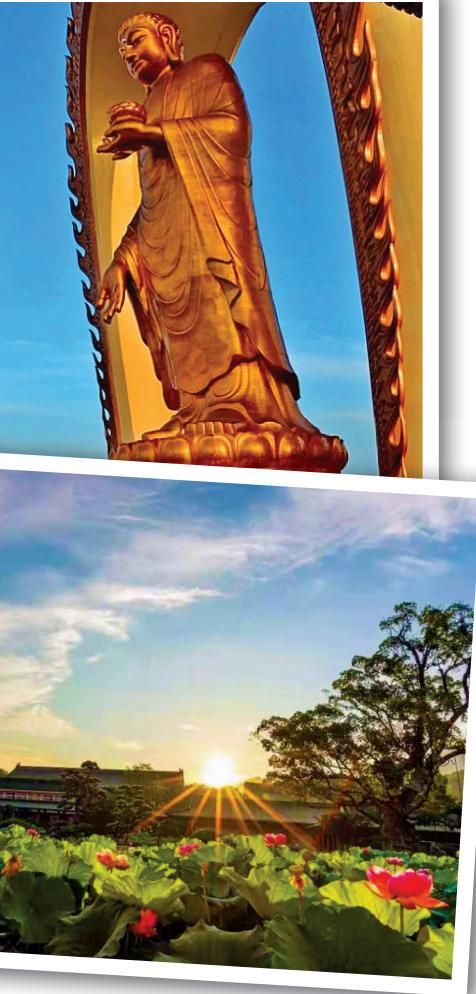
这次的朝山之旅除了朝礼东林祖庭外，行程还包括走访参礼福建省的多座寺院，其中包括转道老和尚、弘一大师和广治法师在中国住持或居住过的道场。在居士林净土教理班学习的这段时间，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常来的道场

是由哪位先贤创立，更不清楚他们在佛教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事迹。这次朝山行程，令我不由自主地想对这些高僧大德们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沿着他们走过的足迹，去体会和感受他们当年的历程。

朝礼东林大佛

朝山团的首站是庐山东林寺。庐山是中国十大名山之一，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说过：“匡庐奇秀甲天下”，除了风景名胜，庐山更是一个圣地，因为这里有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东林寺。

东林寺建于东晋大元九年（384年），迄今已有160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沧桑，屡废屡兴。昔年慧远大师到庐山建立道场后，30



年足不出山，引得许多贵族和饱学之士慕名而来，追随大师。慧远大师集儒释精英慧永大师、慧持大师、道生大师、刘遗民居士等123人，于东林寺结白莲社，共期往生西方，临终之时人人皆有往生瑞相，亲证念佛三昧往生净土不虚，从而开创了净土法门在中国的发展和弘扬。

朝山团到访东林祖庭之时，正值盛夏，朵朵莲花争相绽放，清香四溢，喜迎莲友们的到来。期间，东林寺方丈大安法师在百忙之中，特意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了精辟的开示。

当天行程结束后，大伙儿早早休息，为第二天的礼佛养精蓄锐。次日一早，我们乘车来到了东林寺净土苑朝礼东林大佛。团友们心情激动，意志高昂地在大雄宝殿北侧排队集合，做好拜佛的准备。

这次三步一拜首先要经过一段由353级台阶构成的信愿路，这条路象征着往生净土的三资粮——信愿行。在净土法门中，信是道的源头，是一切世间和出世间功德之母。有了信心才会发愿，有了愿往之心，才能导行。大家抱着势必要完成朝拜的信心和誓愿，在延续法师及东林寺大知客德雍法师的带领下，开启了叩拜大佛的神圣之旅。

团员们当中不少是白发苍苍的老菩萨，面对着长长的台阶，却丝毫没有退却之意，跟着大家三步一拜，虔诚叩首，奋勇前行。途经接引桥时，清风拂面，念头不由一闪，原本气象台预测今早会有雨，但迎接我们的却是蓝天白云，由此更坚信佛菩萨在冥冥之中护持着大家。

一行人拜至紫金台时，大家席地休息。稍作调整后，师兄们遂即卯足全力，一口气拜上了阿弥陀佛圣像所在的须弥台。难以想像这条1240级台阶的信愿路，我们竟然三步一拜地上来了。

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望眼欲穿，十劫以来一直伸出金色手臂来救度我们，希望我们这些浪子早日回家的弥陀慈父。望着金色的身影巍巍肃立在山巅之上，不少团员忍不住洒下了热泪。我们在须弥台上虔诚唱诵着弥陀圣号，右旋绕佛，最后集体回向，令此次净土苑拜佛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离开江西后，我们一路乘车来到福建，参观坐落于福州市的鼓山涌泉寺。自明清以来，主持涌泉寺的名僧辈出，近代的虚云法师和圆瑛法师更是影响了一代佛子的大德。在法师的安排下，我们有幸顶礼了涌泉寺方丈普法法师。说起来，普法法师同本林也颇有渊源，普法法师的师父是居士林第二代领导师广洽法师，他本人亦是在广洽法师座下剃度出家。广洽法师是福建泉州南安县人，1921年礼南普陀寺瑞等法师为恩师，取法名照润，字广洽。瑞等法师则是于民国二年来到新加坡，助转道老和尚兴建普陀寺，越20余载，组织成立居士林，为创林高僧之一。

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望眼欲穿，十劫以来一直伸出金色手臂来救度我们，希望我们这些浪子早日回家的弥陀慈父。望着金色的身影巍巍肃立在山巅之上，不少团员忍不住洒下了热泪。





追忆弘一大师的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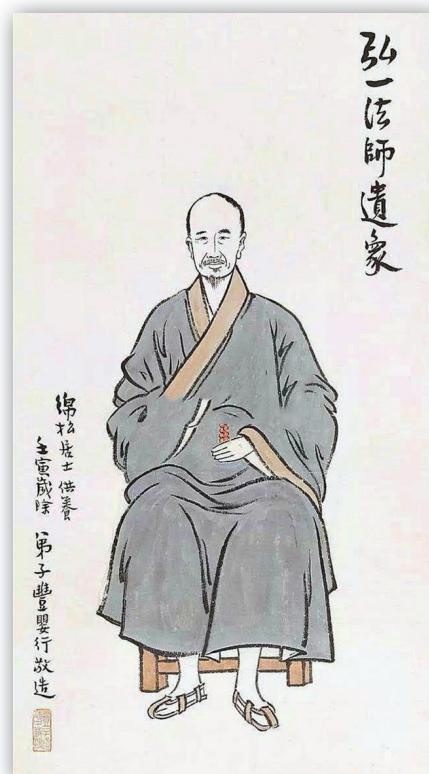
接下来，我们来到泉州清源山参拜弘一法师和广治法师的舍利塔。广治法师曾是弘一大师的侍者。弘一大师晚年在闽南期间，广治法师随侍大师十年之久，与大师因缘颇深，情谊深厚。当我们来到弘一法师和广治法师舍利塔前参拜之间，大雨滂沱而下，令人增添了几分伤感，内心颇感沉重。

弘一大师出家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一带，最后的时日也是在这里度过。泉州承天寺的月台别院至今还保留了大师的卧房和生平用过的物品。站在这小小的卧房里，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大师生活的年代，亲临其境，感受着大师俭朴的生活。就是在这里，大师留下了那张令人荡气回肠的“悲欣交集”的遗墨，在床上呈吉祥卧，圆寂归西。一代高僧遽尔殒落，四众为之悲仰，人天咸表哀恸。

参访圣地，缅怀先师，团友们肃立在东西两侧，在延续法师的带领下，绕着大师化身地念佛。祈愿法师乘愿再来，度化我等众生。

开元寺作为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寺院，其内尊胜院里设有弘一法师纪念馆。里面收藏了大师在泉州生活的史料和文物，除了陈列着弘一法师的珍贵遗物外，还有弘一大师的墨宝、徐悲鸿先生作的大师肖像油画和丰子恺先生画的弘一大师肖像漫画等作品。在进入第三展厅时，一路陪同我们在承

▲弘一大师塑像与卧房
▼丰子恺先生画的弘一大师肖像
图片来自互联网。



天寺和开元寺参观讲解的吴松柏居士停下脚步，让大家抬头观望高挂在厅门的一副对联，上联：“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下联：“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小字为：道公老和尚七秩寿庆辛巳冬月，中外诸山同敬奉 晚晴老人撰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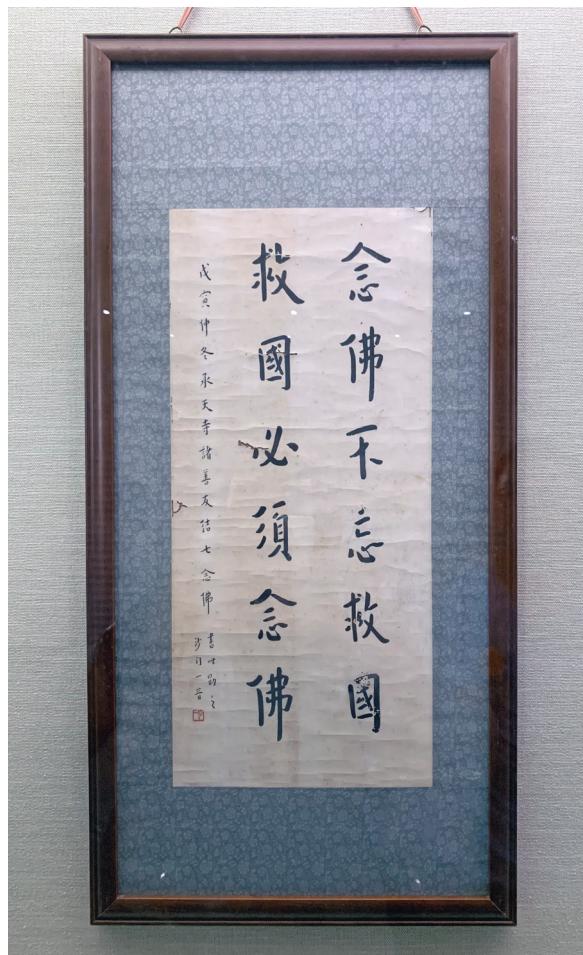
不提不知道，原来这副对联竟是弘一大师当年特别为转道老和尚祝贺70寿诞，赞叹老和尚晚年尚致力于弘扬佛教，济世利生，永葆心志节操而撰写的。多亏了吴老居士的解说，我们才得以知晓这段往事。

礼赞三宝 缅怀先师

弘一大师生前多才多艺，不仅在书法上造诣非凡，同时也精通音律，《送别》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就是由大师填词的。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期间曾帮助太虚大师制定闽南佛学院课程。1929年12月中旬，弘一大师同太虚法师等应泉州开元寺孤儿院院长叶青眼之请，在泉州南安雪峰寺住了一个月并在那里安度春节，《三宝歌》就是两位大师在此期间共同创作的。

如今佛教界重大活动都是在《三宝歌》声中拉开帷幕。这首歌浓缩了佛教很多内容，是以佛教信仰的总核心“皈依三宝”为概括，以此教化众生。听完这段佳话后，大家围绕在晚晴亭两侧，一起唱响《三宝歌》，余音缭绕，回荡在雪峰寺的上空。

作为发起组织居士林的倡办人兼领导师的转道老和尚，同样原籍福建南安。老和尚生于南闽之望族，从小颖悟异常。在11岁时，其父病危，医药皆无效，转道和尚遂即向观世音菩萨默祷，感得菩萨于梦中垂示，若能持斋奉佛，可获痊愈。和尚孝心恳切，依教奉行，其父病情旋即痊愈。一日，其父令和尚吃肉，和尚不肯，一番责问下，方才得悉原因。其父听闻之后，深为感动，全家遂即实行素食。因缘成熟下，转道和尚19岁那年随其父亲到漳州南山寺披剃出家，荷担如来家业，弘法利生。听完这段往事，我终于体会到为什么经中提到说：“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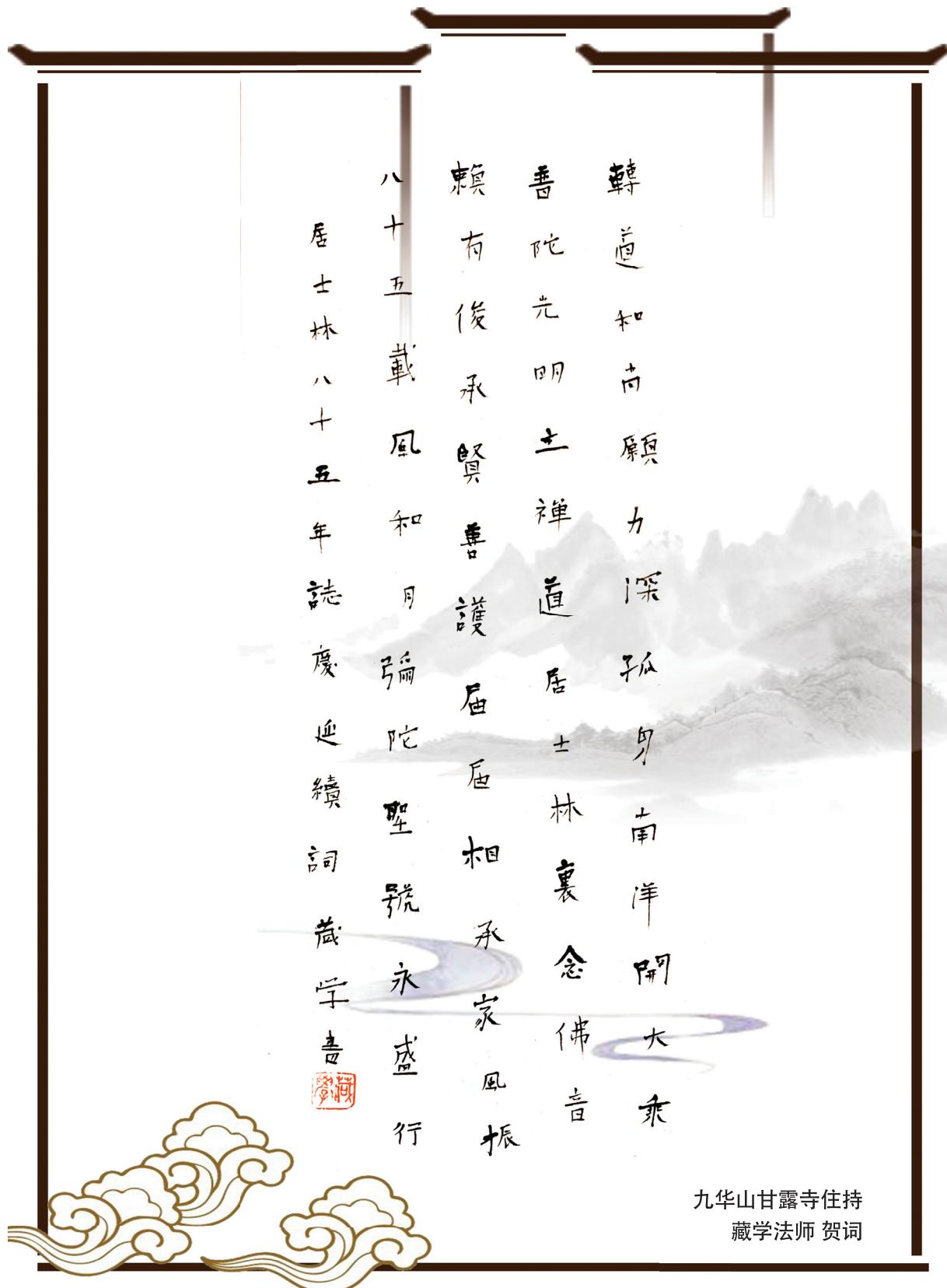
▲弘一大师的书法。

依依不舍地告别弘一法师纪念堂，我们来到了南山寺。南山寺不仅是转道老和尚，也是多位高僧大德的发源地。从清末民初，南山寺僧人便相继出洋劝募、弘法、住持寺院，如今东南亚许多寺院高僧大多源于南山寺。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佛法的传播与承传实属不易，几代人献出的心血，方有今日辉煌的成就。

此次朝山之旅，让我对本地的汉传佛教传播有了深入的了解。转道老和尚与诸位法师当年远下南洋，把汉传佛教奠基于新马一带，我等今日方才得以听闻，在此深深感恩诸位高僧大德。值此末法浊世，弟子至心祈愿正法永住，我等净学人应谨遵先贤教诲，如同八祖莲池大师圆寂前对诸弟子留下的遗训开示：“大众老实念佛，莫捏怪，莫坏我规矩。”南无阿弥陀佛！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
本林领导师 圣辉大和尚 贺词



我与居士林结缘20周年

文 | 郭伟（中国国家宗教局外事司原司长）



▲左起：郭伟女士、已故李木源林长、传印法师、倪强先生、觉华法师与延续法师——1999年作者参加新加坡九大宗教联合主办的千禧晚宴。

今年欣逢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建林85周年，也恰是我与居士林结缘20周年。20年的时间对于建林85年的居士林来说时间不算长，但却足以让我认识、感叹、敬佩这样一个秉持慈悲大爱、利益社会众生、践行种族和谐、致力中新友好的佛教团体。说起我与居士林的缘分，不得不追溯到20年前的1999年5月，由居士林已故李木源林长首次率领新加坡九大宗教团体代表团应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访问中国，那一年也正是我就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事司司长的第二年，是我接待来访的首个高规格、跨宗教领袖的代表团，访问团成员中既有中国也有天、基、佛、道、伊的宗教代表，也有中国没有的印度教、锡克教、巴哈伊和拜火教代表。我全程陪同了访问团在中国各地的访问。十多天四省市的访问活动下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认识了新加坡多元种族、宗教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尊重、友好以待、和谐相处的现状，在这当中我更看到了居士林李木源林长作为访问团团长发挥的重要作用。李林长全程从乘车、走路、吃饭……，他从不乘坐我们为团长安排的小车，几乎永远是和大队伍在一起，而且总是走在最后，像个大家长一样不停的招呼、照顾着团里的每一个人。他在讲话发言时也总是不忘介绍团里的每一位成员并给大家机会讲话。居士林的随团成员则承担了团里的翻译、联络等几乎全部杂务，从而使这次访问活动圆满成功。这次陪团中我也了解到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种族和谐问题，新加坡各宗教也都注意维护宗教和谐，居士林更是以佛教的慈悲宽容，联系、帮助不同宗教和族群，通过给有困难的宗教团体捐

款捐物，为他们的年轻人发放助学金、相互支持举办各种活动等，由此建立了不同宗教间亲如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成为新加坡社会和谐稳定的凝聚力量。

世纪之交的1999年年末，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期盼着送走即将过去的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后将迎来怎样的新世纪。此时我们接到了居士林邀请，参加由新加坡九大宗教团体联谊会举办的千禧年晚宴，这也是我首次访问新加坡。盛大的千禧年晚宴活动中突出表达了各宗教追求美好、企盼和平的共同心声。晚宴吸引了各宗教代表和社会精英数百人参加，让我看到了居士林联系各界、各教的努力和能力，晚宴中李林长还特意把我们介绍给纳丹总统，短暂的交流后与总统合影留念。这些都让我再次看到了李林长和居士林在新加坡社会的重要影响力。

2000年5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自尼泊尔出席蓝毗尼中华寺落成典礼后应新加坡政府邀请正式访问新加坡，我作为访问团成员参加这次访问。在短短两天的紧张访问行程中，司马义·艾买提国务委员在我国驻新加坡大使陈宝鑑的陪同下专门拜访了居士林，并与李林长一道在居士林种下了一棵象征中新友好的友谊树。据我所知，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活动中专门拜访一家宗教机构并合种友谊树，这样的安排是极少见的。九年后即2009年10月1日，李木源林长又代表居士林受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邀请，作为海外嘉宾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阅兵式和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这些都表明了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在促进和发展中新两国人民友好事业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发生了里氏8.2级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举世震惊。新加坡居士林李林长又是在第一时间给我来电表达关切，紧接着通过国家宗教局向灾区捐款救灾，这样的义举令人十分感动。回想这数十年间，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初的二三十年，中国的很多地方特别是边远地区还十分贫困落后，居士林向这些地方捐资助学、兴建学校，不计其数。有些学校甚至是在中国西部的穆斯林聚居区。这种超越种族、宗教的大爱令人高山仰止，也令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领导非常感动。一次他们听说李林长带队来访中国，一定要我陪同前往看望，结果到了李林长下榻的酒店进了房间，大家十分惊诧，因为这是一家没有星级的酒店，李林长就住在一间最普通不过的双人标间，我们进去后也只能坐在床上谈话。后来还了解到林长一行往返都坐的经济舱。中国伊协的领导走出宾馆后十分感慨的跟我说：“没想到李林长和居士林这样慷慨的捐助别人，他们对自己却是这样节俭，真的令人敬佩。我想正因为居士林以这样的慈悲大爱利益众生，普惠天下，以这样的严格律己慎用社会捐款，才吸引了无数精英大众，乐意为它无私奉献，从而造福社会。”



我想正因为居士林以这样的慈悲大爱利益众生，普惠天下，以这样的严格律己慎用社会捐款，才吸引了无数精英大众，乐意为它无私奉献，从而造福社会。



2008年年中，李林长率换届后的居士林访华团访问中国，期间提出希望与中国搞一次跨宗教的交流活动，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国五大宗教的积极响应。双方决定在2009年由新加坡十大宗教与中国五大宗教共同举办“中国—新加坡宗教文化展演—2009”活动。这是中国宗教界第一次由各宗教联合出国举办如此大型的展演活动，也是中新两国宗教交流史上的第一次。在长达近一年的筹备工作中，不仅使中新双方宗教界加深了了解和友谊，也使得各宗教第一次近距离的了解对方，欣赏彼此。这次大规模的展演活动从筹划、设计，到资金、场地，都得到了居士林的全力支持。可以说没有居士林的支持就没有这次活动的举办和成功。展演活动举办时，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中国伊斯兰教会长陈广元大阿訇等各宗教领袖亲自带队，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做团长，开启了中新两国宗教交流史上一次载入史册的大交流。这次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出席了开幕式和晚宴并发表讲话。纳丹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了中方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和宗教界领袖。时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对这次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她说这是对中新建交20周年的最好庆祝和献礼。

时光荏苒，20年仿佛弹指一挥间。这20年正值我16年的外事司司长任内，期间与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交往和友谊以及我从中学习和收获的东西，无疑是我外事司司长生涯内最为珍视和宝贵的。明年我们将迎来中新建交30周年，当前中新两国关系已经处在新的历史更高水平上。衷心祝愿居士林传承85年光荣历史，奋力创造百年辉煌！也衷心希望居士林为中新两国佛教和人民的友好交流作出新的贡献！
潮音





我的岁月 我的故事

文 | 黄明春

时光摆渡，那些在居士林的岁月足迹，回眸间宛如一部荡气回肠的电影，一颗不经意撒落的种子，展开了迂回曲折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与物，串成层层叠叠的记忆……

镜头回到儿时的岁月，记忆里每逢星期天，母亲会带上弟弟妹妹和我，一起随着虔诚的外婆到居士林去诵经。外婆虽然目不识丁，但记性颇佳，可以用闽南语朗朗上口地背诵《心经》。

每次外婆和母亲诵经后，喜欢把供佛的寿桃、水果等供品带回家，说是吃了“保平安”，这一幕在我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每次母亲带我们去居士林拜佛，点燃香递给我时，我都会问：

“妈妈，我要跟佛祖说什么？”母亲答道：“你拜拜佛祖，让你乖乖长大，好好读书，做个聪明的学生！”可是，我拜了好多回，佛祖却没有保佑我，每次考试时，我的数学依然不及格。长大后我才明白，成绩不好是因为我贪玩和不开窍，每次考试前才临时抱佛脚，自己不努力，佛祖当然救不了我。

岁月更迭，时光飞逝，后来年迈的外婆驾鹤西归，母亲的心仿佛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再加上生活的重担，

渐渐积劳成疾。为了能够医治母亲，我报考了中医学院，开始学习中医。可是我的慈母却在我毕业后不久，追随着外婆往生到极乐世界，她的牌位就安置在她最熟悉的居士林里。

母亲的离世，使我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恰逢那年居士林设立中医义诊所，聘请中医师，我于是致函应征，然后被幸运的录取，成为居士林的一员。我常常想：这也许是冥冥中母亲的感召，要我回到居士林为大众服务；又或者是她和外婆从小就带我来居士林，儿时播下的种子慢慢萌芽，因缘成熟开花结果。

初到居士林时，我好像刘姥姥进入了大观园一般，只觉得一切都很新鲜。熙熙攘攘，形形色色的众生，组成了一幅未经雕琢，贴近生活的人生百态缩影，为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无数色彩。

站在庭院中高大的菩提树下，恍惚间我仿佛觉得进入了一条时空隧道，童年

斑驳的记忆，模糊又清晰。时光交错，飘渺而虚幻……昨日我还是那个在居士林四处溜达，蹦蹦跳跳的小不点儿，弹指间竟然成了一名中医师，正襟危坐在义诊所里，为病患看病。

中医义诊所在二楼，共设有五个诊室和一间脚底按摩室，空间狭小的一号诊室便是我和患者搭起心灵桥梁的园地。时间久了，我和许多老患者越来越熟悉，每次见到这些老人家的慈颜，宛如见到母亲般亲切。虽然慈母依旧伴我在居士林的屋檐下，可是她却在三楼的功德堂，咫尺却天

每次工作或人事上遇到烦恼和阴霾，我们总时来到这里喃喃絮语，同事常笑言：“我们这么多牢骚，观世音菩萨是否会觉得我们很烦啊？”我合十仰望着千手观音，“千处诉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望着菩萨慈悲的面孔，我的心瞬间已变得祥和与宁静。



涯……。我常常感叹我帮助许多患者恢复了健康，却无缘医治自己的母亲。现在的我唯有把病患者的信托化为至诚的心，让弥漫着淡淡苦涩气息的药香帮助他们远离病痛，身体痊愈，也希冀母亲在天之灵能为女儿在居士林的善行感到自豪。

虽然如此，工作上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滚滚红尘，芸芸众生，“万性本空，唯心自闹”的外境之缘纷纷扰扰，时常让我与同事的心蒙上尘世的污埃。而这个时候，四楼的念佛堂就成了我心灵的栖息站。我跟随着绕佛的队伍，在不绝于耳的阿弥陀佛声号中，一次次唤回彷徨迷失的心。

供奉千手观音的天台，是一处幽静的所在。那里曾经是一片空地，儿时我趁外婆和母亲去诵经时，常常赤足和弟弟妹妹们在那里相互追逐，玩捉迷藏的游戏，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四周，那是我童年的快乐天堂。每次来到天台，我的脑海里便时常浮现出那段天真烂漫的岁月。星移物换，现在这个天台则成了我和同事的解忧天地。每次工作或人事上遇到烦恼和阴霾，我们总是来到这里喃喃

絮语，同事常笑言：“我们这么多牢骚，观世音菩萨是否会觉得我们很烦啊？”我合十仰望着千手观音，“千处诉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望着菩萨慈悲的面孔，我的心瞬间已变得祥和与宁静。

在居士林工作一天，吃完晚餐，我和同事时常徜徉在附近的新加坡河畔或南侨中学旧址的门外。晚风吹拂，树叶摇曳，一颗颗相思豆纷纷坠落。我们童心未泯地争相拾起，看谁拾得比谁多，“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欢乐的音符在暮色中跳跃着，直到晚班的时间快到了，我们才兴致勃勃地返回居士林。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艰难坎坷、泥泞难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几位亦师亦友的常驻法师便会以幽默与智慧开示我们，让我们从困境中走出来。有一位禅师教我学习静坐和禅修，令我在纷扰中让心情沉淀下来，时时在生活中观照自己的心，让我一生受用无穷。

还有一生为居士林默默奉献，铁面无私的李木源林长，许多同事对他老人家又敬又畏，只要老林长沉下脸，大家霎时变得噤若寒蝉。也许是我儿时经常来居士林，他逢人便说我在居士林从小玩到大，传来传去，后来在众人口里我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在居士林被养大的孩子。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后来因为各自的原因，我和同事以及几位法师相继离开了居士林。一天，我回到居士林祭奠母亲，顺道拜访身体每况愈下的李木源林长。眼前的老林长同几个月前相比，脸色愈加枯黄和瘦削，错愕之下，我的心一下子难过起来。老林长见到我非常高兴，整个人精神了许多，跟我随意聊着天，还执意要我陪他吃晚餐，并请女佣从雪柜里取出榴莲让我大快朵颐。

人生聚散总无常，我没有想到那竟是我和林长共度的最后晚餐。两个星期后，一生为居士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林长离开了人世。葬礼上，法师在一旁沉静地诵着经，我的眼泪已如溃堤的水般纷纷落下……林长的女儿晶晶红着眼过来安慰我：“不要哭，不要哭！”。

在居士林八年的岁月里，林长对我时常教诲，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每次听到林长哒哒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须臾间，宏亮的声音就会出现在诊室外面。没有病人的空档里，林长时常和我分享他的许多故事，没想到，这一切如今竟都变成了回忆。

曲终人散，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林长往生后，当我再踏入居士林，心情无比惆怅。镜中花，水中月，熟悉的居士林，陪伴我走过的人都远去了，抚今追昔百感交集。

时光如水，岁月飞逝，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居士林如今又开始以崭新的面目笑迎众生。望着重建竣工后焕然一新的大雄宝殿，我不由得心潮澎湃，在居士林度过的那些甜酸苦辣的岁月，自此装入我人生旅程的行囊，这里将是我“心”的开始，我将怀着感恩之心，继续迎向生活的每一天。





虛云老和尚与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因缘

文 | 何华

最近翻阅居士林银禧纪念特刊，惊喜发现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和居士林的一段因缘。虚云法师禅功之湛深，有口皆碑。世之人，以为憨山大师之再来。

1959年，新加坡佛教居士成立25周年。居士林倡办人转道老和尚（1872—1943）的弟子广义法师（也曾亲近太虚大师和弘一大师）给虚云老和尚写信，请老和尚为居士林银禧之庆写几句法语以示祝贺。这一年的七月，120岁的虚老寄来贺词，全文如下：

巳亥六月，转道弟子广义以书来言，星洲居士林，将举行廿五周年纪念，乞云一言。云老且

病，境、缘、身、心，均不堪任。惟念该林为转道法师与李居士俊承创建，转道与予有同参因缘，李居士夙有护法团之谊。星洲居士林经25年之发扬光大，以有今日，云又乌得无一言哉。

夫道本无言，言即乖道，而何以三藏十二部灵文，光辉宇宙，千七百则公案，信古传今，盖当机说法，因言显道耳。今之学者务多知见，转为法缚。昔临济祖师于三顿棒后，始悟得“佛法无多子”，此甘苦之言也。

云今亦以“无多子”贡献诸君，试于诸经中如《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楞严经》“歇即菩提”，《圆觉经》“诸幻皆灭，非幻

不灭”，《弥陀经》“执持名号，一心不乱”。一二句，或于公案中取一则语录，精研覃思，至于用力之力，一旦豁然，道在是矣。四大海水，皆同此味，一滴净蜜，中边皆甜，与诸君共之。

星洲居士林创建25年矣，回溯转道与李居士创始之艰，转法轮于异域，流芳誉于南洲，立卓然不拔之基，树弘法不朽之业，岂易易哉。25年光阴，苏东坡词云：“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尽管虚老那时身体不佳，但还是题写了300多字的勉励法语，可以说非常难得珍贵。3个月后，即1959年10月13日，一代传奇高僧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圆寂。老和尚的这段法语，最后一句是：“苏东坡词云：‘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这是苏东坡词《如梦令·春思》的结尾，虚云老和尚引来作为贺词收语，意味深长。苏轼，号“东坡居士”，一生受到佛教影响，经历了“喜佛”、“游禅”、“近禅”、“逃禅”几个阶段。这里的小桥流水作何解？苏词的原意，应该是指相对于复杂浑浊官场的清净自然景观。但在虚云老和尚看来，小桥流水，不仅仅是美好的景色，也不仅仅是文人雅士向往的田园生活，应该有更深的含义。它令我想到虚云法师的名言：“空花佛事，时时要做；水月道场，处处要建。”小桥流水，就是空花水月，尽管虚无，但还是要去追求，莫忘这些。

虚云法师文中提及与转道法师“同参因缘”，是指1895年，他俩在扬州高旻寺相遇、同修。其时，高旻寺家风严峻，有“香长”之称，一炷香的时间往往长达二、三个小时，要求极严。当时月朗法师为住持，禅风与镇江金山寺齐名。1906年，虚老赴北京请藏经回云南供养，转道法师也偕行襄助，《虚云法师年谱》里也记载了此事。可见两人关系密切，十分投缘。转道老和尚对新加坡佛教贡献巨大，有“新加坡汉传佛教开山祖师”之称。他不仅倡办居士林，光明山普觉禅寺、普陀寺也是他创建的。转道老和尚1943年示寂，世寿72。

虚云法师文中提到的另一位人物李俊承居士（1888—1966），乃新加坡商界巨擘。他是

居士林的发起人之一，居士林1934年成立之初，李俊承居士买下沐烈路26号楼房捐赠给居士林作为林所。李俊承是富商，也是文人，与释瑞于、邱菽园和叶季允，并称“星洲四才子”。他潜心学佛，深得三

昧之旨。一生辟地建寺，多有建树，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

除了这份居士林银禧贺词（法语），虚老还给居士林写过一封信函，感谢居士林捐赠500港币给云居山修建寺宇，信函全文如下：

新嘉坡佛教居士林各大居士慧鉴：

惠书诵悉，承惠赠修建寺宇功德港币伍百元，刻已由志莲净苑宽慧师转寄来山，如数收到，谢甚。山中现正筹塑佛像，功德殊胜，因缘罕遇，敬希居士等随缘乐助，共襄盛举，圆满无上菩提。此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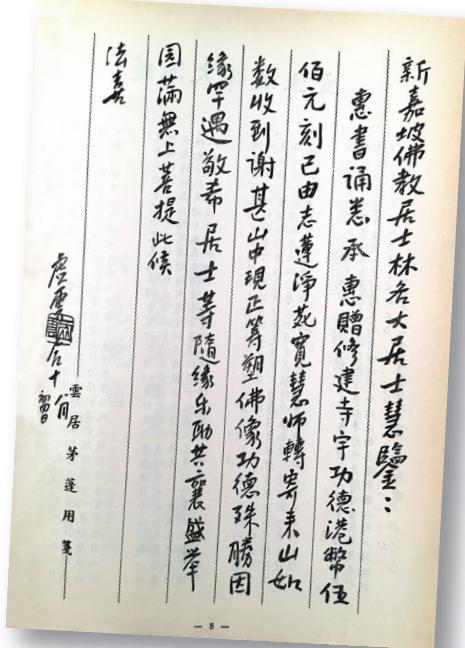
法喜

虚云合十

八月初四日

这封信虚老写在“云居茅蓬用笺”上，毛笔书写。从老和尚信中可知，这笔钱“由志莲净苑宽慧师转寄来山”，宽慧法师（比丘尼），1935年皈依虚老，1947年于南华寺落发出家。后任香港志莲净苑监院之职。这封信虽未注明年份，推测应该是1957或1958年。

虚老在世最后两三年内，为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留下两篇文字（一段贺词、一通信札），实为居士林之福气与荣光。



Learning Buddhism Without Cultivating The Mind Amounts To Nothing

(How The Immeasurable Life Sūtra Changed Me)

Xiuyi

Last autumn, a friend in Singapore sent me a YouTube link on the 70th lecture on the Immeasurable Life Sūtra (无量寿经) by Venerable Yanxu (延续法师) at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新加波佛教居士林), which is well known for propagating Pure Land teachings. However, as I was busy helping at a Dharma assembly in Dajia, I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it. One night, during the year-end holidays, I accidentally clicked the link: <http://tiny.cc/ils70th>. I had heard others lecture on the sūtra before but they never caught my attention. However, that night, every sentence seemed to be directed at me.

Most notable was when the Venerable emphasized a saying by the Buddha in the Mahāparinirvāṇa Sūtra (涅槃经) — 'All evil matters, are with falsehood as their root.' (一切恶事, 虚妄为本。) The Venerable taught, 'How do all evil deeds begin? How does a good person turn evil? It is from deceptive, divisive (i.e. slanderous) and abusive speech that they begin!' When I heard this, I was as if struck by lightning, as I trembled and broke out in cold sweat. After the



lecture, I could not sleep at all.

Throughout the night, I recalled that although I had converted to be a Buddhist before graduating from college, I had no self-restraint whatsoever in my speech, which became an evil habit. I knew that my divisive speech that involved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made them shun me. I remembered how, when I made enemies out of my friends, they reprimanded with similar statements...

'Why do you have so much discord to sow? Will you die if you do not slander others? Not knowing the whole matter, yet spinning stories with your imagination, do you know how much harm you have caused me? If not due to your irresponsible remarks, my relationship with so-and-so would not have deteriorated to such an extent!'

Recollecting all these, I lost control and cried aloud. What had I done all these years? Am I not the classic evil villain? Those, including Buddhist friends, who had unfriended me, used to like and trust me the most. Yet, due to my jealousy, selfishness and suspiciousness, I fabricated stories about them with divisive speech. Not only did I hurt many upright and kind people, I had also brought shame to the name of Buddhism. That night, at four in the morning, I was still unable to sleep. Little by little, I recalled all I

had done in a Buddhist centre. I felt so ashamed that I wished the floor would split open to swallow me up.

In the centre, there were some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were vegetarians. Afraid that they might look down on me, I became vegetarian too, not out of compassion, but merely to show I was more capable than those who could not do so. I often chanted sūtras and the Buddha's name, but these practices were not to eradicate my bad habits or to accumulate merits. It was to show that I was 'cultivating'. I was generous in donations, making offerings and volunteering in the centre.

Yet, I hoped that by doing these, I could get closer to the Venerables to gain their praise. I was not qualified to speak about giving without attachment at all.

What worse was that I felt really upset when Dharma sisters who did well when helping received praise. I thought, 'Why can't the Venerables see my contributions? How am I worse than them?' Enraged with jealousy, I made up many rumours to slander the Dharma sisters and Venerables, saying they had 'unusual' relationships. This scared away kind-hearted volunteers from the centre. One of the young Venerables was so angry that he gave up his monastic life and returned to lay life. The chief Venerable who investigated realised the truth. Extremely furious, he yelled at me, 'Xiuyi! You are already in your 50s, and are still unable to control your speech! What Buddhist practice are you cultivating? We do not welcome people like you, who sow discord 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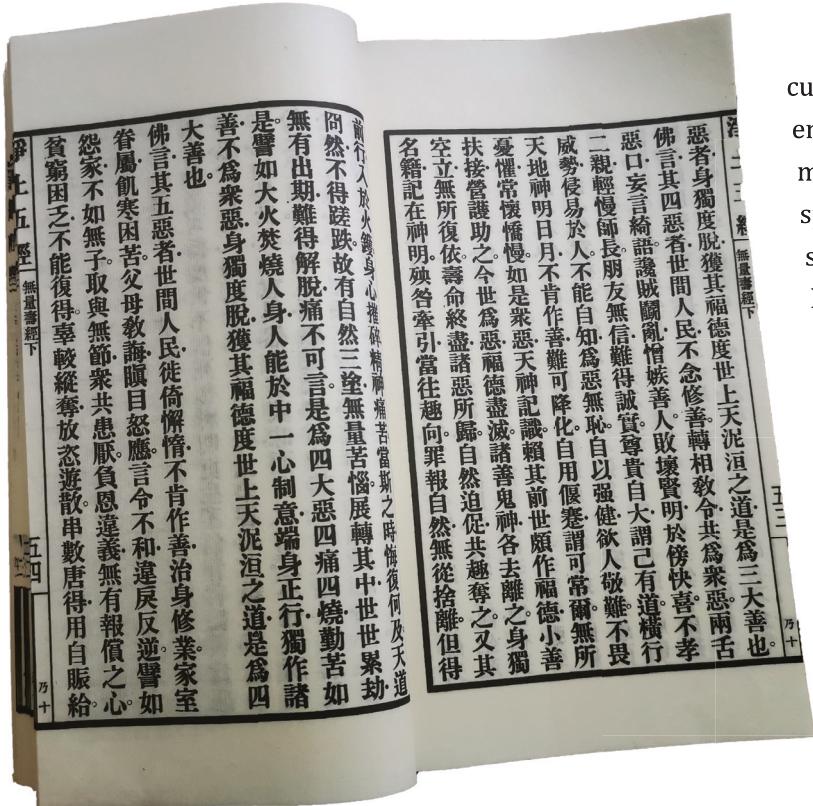
All evil matters, are with falsehood as their root.



To be honest, I did not think much of this then, not thinking that I did any wrong. On the contrary, I felt that the Venerable who returned to lay life lacked will power. I rationalised that if such a small matter could make him give up, he must have lacked strength and courage. I wrongly assumed the Dharma sisters to be 'problematic' too. When I was scolded by the chief Venerable, I kept silent, but in my mind, I was thinking, 'Since I am not welcomed here, there will other places that welcome me. There are many centres in Taichung. I am not so desperate to have to stay here!' Since that night, whenever I recalled the past, I remain consumed by shame, for being truly guilty for such a heinous act.

For so many years, I used the pretext of cultivating Buddhism to deceive others, when I was deceiving myself too. I kept saying I had learnt Buddhism for over 30 years, yet I had never reflected on my speech and behaviour. I was even foolish enough to think that I was a 'good person', and portrayed myself as so, as a 'practising Buddhist' and a 'vegetarian'. The truth is, I am truly a vile person!

'People with false speech, first deceive themselves, afterwards deceiving people. With the true as false, with the false as true, with the false and true inverted, not receiving the good (beneficial) Dharma (teachings).' (妄语之人，先自诳身，然后诳人。以实为虚，以虚为实，虚实颠倒，不受善法。) The above from the Treatise On Great Wisdom's Perfection (大智度论) was quoted by Venerable Yanxu when he explained the following in the Immeasurable Life Sūtra, 'The world's people not mindful of



▲ Immeasurable Life Sūtra 《无量寿经》 translated by Dharma Master Saṅghavarman (康僧铠), as used by all Pure Land Patriarchs.

cultivating good, in turn teach one another, enabling themselves together to be with many evils. With divisive speech, abusive speech, false speech, frivolous speech, and slander, fighting and creating chaos, with hateful jealousy of good people, ruining the wise and capable, while by the side happy and joyful.' (世间人民不念修善, 转相教令共为众恶。两舌、恶口、妄言、绮语、谗贼、斗乱, 嗾嫉善人、败坏贤明, 于傍快喜。) This described in detail how character degenerates, as well as how society devolves. The process shockingly matched my own spiritual downfall.

Because my afflictions and habitual forces were heavy, and with my strong jealousy, whenever I came across someone who was more outstanding, who

was able to gain trust from Venerables, thoughts of spinning up stories to harm them immediately sprung up in my mind. Initially, I had to struggle before slandering, but jealousy and hatred quickly subdued my rational mind and understanding of karmic cause and effect. So, from my baseless imagination, I fabricated slander. Once they were made up, I had to first deludedly believe they were 'true'. By having a deceitful mind, I deceived my conscience, going against it, by seeing the untrue as true, and the non-existent as existent. I then started to spread slander.

As there were some also full of jealousy, we flocked together like birds of a feather. 'In turn teach one another, enabling themselves together to be with many evils.' This is how a gang of slander-mongers formed. We called ourselves 'Buddhists', speaking of belief in cause and effect, yet creating evil causes for evil effects with our great jealousy, hatred and afflictions. Our belief in true cause and effect was completely shrouded, as we wholeheartedly created havoc, resulting in those who truly aspired to protect and uphold the Dharma in the centre not daring to come anymore. Seeing the triumphant results of our slander, we secretly rejoiced in their misfortune and felt very accomplished.

This is how the good turn evil, with character degrading! Come to think of it, are not those who fabricate slander to created havoc in Buddhist centres running errands for Māra? Destroying a peaceful Buddhist centre with foulness, sowing discord among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Venerables and devotees, how different are we from Māra? Are the horrifying scenarios of Uninterrupted Hell described in Kṣitigarbha Sūtra (地藏经) not propagated to warn those like us?



**Are not those who fabricate slander to created havoc in
Buddhist centres running errands for Māra? Destroying a
peaceful Buddhist centre with foulness, sowing discord among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Venerables and devotees,
how different are we from Māra?**



From that night, I began to watch all past lectures of Venerable Yanxu on the Immeasurable Life Sūtra's lower scroll. The more I listened, the more fearful of karmic retribution I became. On several occasions, I even knelt and prostrated while listening, while tears streamed down my face. I am truly repentant for my stupidity and delusion, ashamed of my grave atrocious speech. I remembered a Venerable once said, 'Learning Buddhism without cultivating the mind amounts to nothing.' Cultivation is not a presentation for others to see. All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should be for cultivating our minds, to be more mindful.

The Sixth Patriarch of Chan Tradition Great Master Huineng once taught, 'If embracing a mind that is not good, with mindfulness of Buddha to seek birth (in Pure Land),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reach.' (若怀不善之心，念佛求生难到。) I now understand this statement, with great pain, as if with a knife cutting open my skin. It is indeed true that if our minds are corrupted,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we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it is none other than putting on a show!

I am writing thi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with my utmost sincerity to seek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from all Buddhas of the ten directions and all Venerables, as well as the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the centre. As my transgressions are extremely grave, I do not expect their forgiveness, but only hope that all who made the same mistakes as me, will repent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now, without wasting any more time, and mindfully recite the Buddha's name to seek salvation. As life is only within each breath, not doing so now, it might soon be too late! Námó Āmítuófó. 🙏

The author is a Pure Land practitioner from Taichung of Taiwan.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by SBL Pure Land Class Translation Team, edited by DharmaWave editorial team. The Chinese article first appeared in 狮城潮音 No. 55)



▲ Listen to above-mentioned lecture.

淨土宗八祖蓮池大师传(二)



Biography Of The Eighth Patriarch Of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 Great Master Lianchi (2)

(接上期)

2) 念佛含摄一切功德

大 师以《华严》一即一切的圆融理念诠释念佛法门，认为念佛是大总持法门，含摄菩萨六度万行，囊括一大藏教理的精义。由是，大师不主张阅藏，应一心念佛，并云：“大藏经所诠者，不过戒定慧而已……此戒定慧即是念佛法门，何也？

2) Mindfulness of Buddha contains and gathers all meritorious virtues

Great Master used the *Avatamsaka Sūtra*'s 'one is everything' principle of interdependence to expound the Dharma door of mindfulness of Buddha. He taught that Mindfulness of Buddha is a great Dharani Dharma door (with total retention), that contains and gathers Bodhisattvas' Six Perfections and 10,000 practices, embracing together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eachings. Thus, Great Master did not advocate reading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but should instead wholeheartedly practice mindfulness of Buddha. He said, 'What the great treasury of scriptures explain, is not more than to [uphold] precepts, [cultivate] concentration [and realise] wisdom, and that is all... These precepts,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is in the Dharma door mindfulness of Buddha. How so?

戒乃防非为义，若能一心念佛，诸恶不敢入，即戒也；定乃除散为义，若一心念佛，心不异缘，即定也；慧乃明照为义，若观佛声，字字分明，亦观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即慧也。如是念佛，即是戒定慧也，何必随文逐字，阅此藏经。”大师意在行人真实办道，了生脱死，不以穷研经文，徒博一大通家为尚。

[Upholding] precepts is to prevent wrongdoing as its meaning. If able to wholeheartedly practise mindfulness of Buddha, with all evils not daring to enter, this is upholding of

precepts. [Cultivating] concentration is to eradicate scatteredness [of the mind] as its meaning. If to wholeheartedly practise mindfulness of Buddha, with the mind without a different condition, this is concentration. [Realising] wisdom is to have clear reflection as its meaning. If to contemplate the sound of the Buddha's name, with each word distinct, also contemplating that the ability to be mindful and that mindful of, are all unattainable, this is wisdom. Thus, mindfulness of Buddha is to [uphold] precepts, [cultivate] concentration and to [realise] wisdom. Why follow texts and pursue words, by



reading the treasury of scriptures?' Great Master's intention is for practitioners to truly walk the path, to be liberated from birth and death, with no need to exhaust study of the scriptures, as it is better to only aim to be a great expert of the former.

3) 注重戒律，普劝念佛

大师深悲末法众生，业深垢重，教纲衰坏，戒律松弛，此时修行，应以戒律为根本。因而，大师整饬清规，在南北戒坛久禁不行的情况下，令求戒者具三衣，于佛前受之，大师为证明。已受戒者，半月诵《梵网经戒》及比丘诸戒品。其住持的道场，规条甚严。各堂执事职责分明，夜必巡警，击板唱佛名，声传山谷。大师策励清规，严明梵行，以救末世疲弊之习，由此遂成大师净土思想一大特色。

3) Emphasis on precepts and rules, encouraging all to be mindful of Buddha

Great Master felt deep sorrow for sentient beings of the Dharma-Ending Age,



老实念佛，莫换题目。
Be earnestly mindful of Buddha,
and do not change the subject.



who are with deep negative karma and heavy defilements, yet with guiding teachings weak and damaged, precepts and rules lax. To cultivate practice during such a time, precepts and rules should be used as foundation. Therefore, Great Master orderly reorganised the monastic rules. Due to the ordination shrine (for monastic precept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territories being long banned, he ordered those who sought the precepts to be fully dressed in the three monastic robes, to receive the precepts before a Buddha statue, with Great Master as witness. Those who had received the precepts, would chant the Brahma Net Sutra's Precepts and all monastic precepts every fortnight. The monastery that he oversaw of was extremely strict in its regulations. The duties of the attendants of each hall were clear and detailed, at night with patrols, striking of boards to chant the Buddha's name, the sound of which would spread through the mountains and valleys. Great Master encouraged strict abiding by the monastic rules for pure conduct, for saving the Dharma-Ending Age from its weary and evil habits. With such, this was successfully accomplished as a great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Great Master's Pure Land thought.

大师深感净宗念佛法门乃至简至易，普摄诸根，仰赖佛力，圆证菩提的无上大法，故殷殷普劝念佛往生净土。

Great Master deeply felt that Pure Land tradition's Dharma door of mindfulness of Buddha is extremely simple and extremely easy to practise, universally gathering beings of all spiritual roots, to rely on Buddha's power to completely realise enlightenment's supreme Dharma. Thus, he earnestly and widely encouraged mindfulness of Buddha for rebirth in Pure Land.

大师著述甚丰，主要代表作有《阿弥陀经疏钞》、《竹窗随笔》、《往生集》、《净土疑辨》等流行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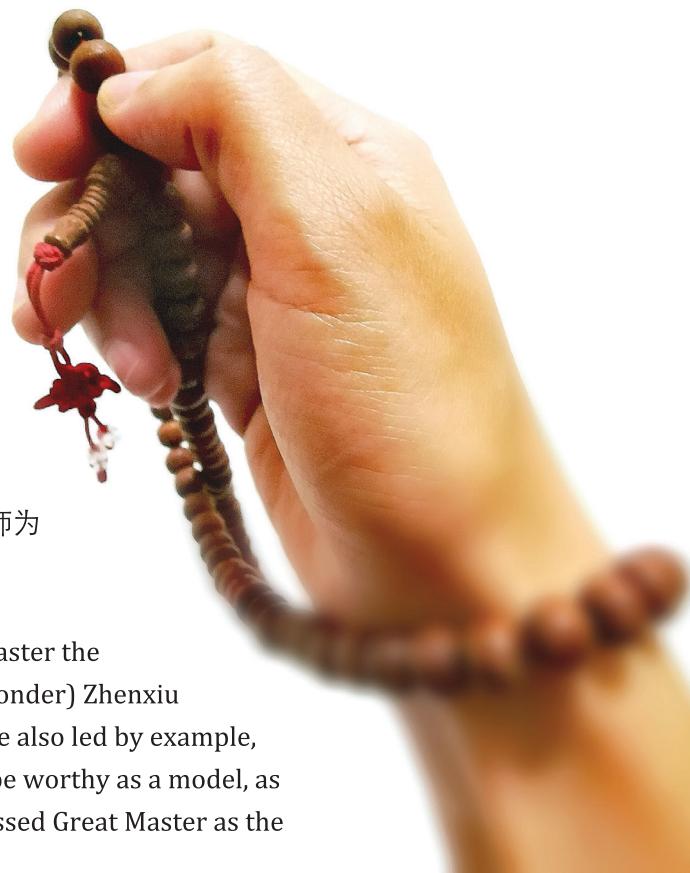
Great Master's written works are extremely abundant, with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works that are still popular in the world being *Commentary On Amitābha Sūtra*, *Essays By The Bamboo Window*, *Collection On Rebirth, Doubts And Debates On Pure Land* and others.

大师一生精修净业，广弘念佛法门，临终前半月预知往生时间。临走前一天大师到城中告别诸弟子及故旧道友，只说：“我将到其他地方去。”回寺用茶汤供养众僧，告诉大家明日将行。是时，大师示微疾，瞑目无语。城中诸弟子赶到，哀请留嘱，大师睁眼开示：“老实念佛，莫换题目。”说完，向西称佛名而逝。面作金色，顶中暖气如生，逾时不散。世寿八十一，僧腊五十。入塔于五云山麓。

In Great Master's entire life, he diligently cultivated pure karma, to widely propagate the Dharma door of mindfulness of Buddha. Half a month approaching his passing, he knew in advance his time of rebirth. The day before he departed, Great Master went to the city to bid farewell to all his disciples and old spiritual friends, only saying, 'I will be going to another place.' After returning to the monastery, he used tea as an offering to the Sangha assembly, telling everyone that he will be leaving tomorrow. When the time came, Great Master manifested slight illness, closed his eyes and remained silent. Disciples from the city hurried in, sorrowfully requesting leaving of instructions. Great Master opened his eyes and instructed, 'Be earnestly mindful of Buddha, and do not change the subject.' Once finished, he faced West, recited the Buddha's name and departed. His face was golden in colour, the crown of his head with warm air, as if alive, for a long time not dispersing. He was then 81 years of age, with 50 years as a monk. His remains were enshrined in a pagoda at the foot of Mount Wuyun.

清朝雍正皇帝赐大师溢号“净妙真修禅师”，大师言传身教，自行化他，不愧一代祖师的风范。后人也尊称大师为净土宗第八祖师。

The Qing Emperor Yongzheng bestowed upon Great Master the posthumous name and title 'Chan Master Jingmiao (Pure Wonder) Zhenxiu (True Cultivation)'. What Great Master taught with words he also led by example, with his personal practice transforming others, proving to be worthy as a model, as a Patriarch for his generation. Later generations also addressed Great Master as the **Eighth Patriarch of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Verses For Giving Rise To Aspiration For Birth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By Great Master Lianchi 莲池大师著《西方发愿文》

稽 首西方安乐国，
接引众生大导师。
我今发愿愿往生，
惟愿慈悲哀摄受。(一拜)

I prostrate to the Western Land Of Peace And Bliss' great guiding teacher who guides and receives all sentient beings. I now give rise to the aspiration, vowing to be reborn there, only wishing to, by your loving-kindness, compassion and sympathy, be gathered and received. (1 bow)

弟子 _____ (某甲) 众等，
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
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提道故，
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期生净土。(一拜)

I, disciple, _____ (name) and all others, universally, for the four kindnesses, the three existences, and the dharma realm's sentient beings, seek all Buddhas' one vehicle's unsurpassable Bodhi path thus, wholeheartedly upholding mindfulness of Amitābha Buddha's great name (Āmítuófó) of ten thousand virtues, longing for birth in his Pure Land. (1 bow)

又以业重福轻，障深慧浅，
染心易炽，净德难成。
今于佛前，翘勤五体，
披沥一心，投诚忏悔。(一拜)
Moreover, with negative karma heavy and blessings light, obstacles deep and wisdom shallow, and defiled mind easily ablaze, pure



从于今日，立深誓愿，远离恶法，誓不更造；
勤修圣道，誓不退惰；誓成正觉，誓度众生。



virtues are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Now before the Buddha, with great diligence, I prostrate with my five limbs, baring this one heart adrip with sincerity to repent. (1 bow)

我及众生，旷劫至今，
迷本净心，纵贪嗔痴，
染秽三业，无量无边；
所作罪垢，无量无边；
所结冤业，愿悉消灭。（一拜）

I, with all sentient beings, from distant kalpas until now, have been lost from our original pure minds, having indulged in greed, hatred and delusion, that stain and defile the three karmas, immeasurably and boundlessly. Of created defiled misgivings, they are immeasurable and boundless. Of formed karma of enmity, may it all be eradicated. (1 bow)

从于今日，立深誓愿，
远离恶法，誓不更造；
勤修圣道，誓不退惰；
誓成正觉，誓度众生。（一拜）

From this day, I establish profoundly earnest vows, to far away depart from evil dharmas, vowing to never again create them, to diligently cultivate the noble path, vowing to never backslide with laziness, vowing to accomplish right awakening,

and vowing to deliver sentient beings. (1 bow)

阿弥陀佛，以慈悲愿力，
当证知我，
当哀悯我，
当加被我。（一拜）

May Amitābha Buddha, with his power of vows, with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now confirm and know of me, now empathise with me, now bless and protect me. (1 bow)

愿禅观之中，梦寐之际，
得见阿弥陀佛金色之身，
得历阿弥陀佛宝严之土，
得蒙阿弥陀佛甘露灌顶，
光明照身，手摩我头，衣覆我体。
使我宿障自除，善根增长，
疾空烦恼，顿破无明；
圆觉妙心，廓然开悟，
寂光真境，常得现前。（一拜）

May I, within dhyāna contemplation, or while asleep dreaming, attain sight of Amitābha Buddha's gold-coloured body, attain experience of Amitābha Buddha's treasure-adorned land, receive Amitābha Buddha's ambrosia anointing my crown, his bright light shining upon my body, his hand touching my head, and his robes covering my body, causing my past obstacles to be self-

eradicated, good roots to grow, swiftly emptying afflictions, immediately destroying ignorance. May perfect enlightenment's wonderful mind, greatly awaken, to the still light's true realm, that always appears before me. (1 bow)

至于临欲命终，预知时至，
身无一切病苦厄难，
心无一切贪恋迷惑。
诸根悦豫，正念分明，
舍报安详，如入禅定。（一拜）

As for when approaching wish for the end of life, may I know in advance the time of departure, with the body without all sicknesses, suffering, calamities and difficulties, the mind without all greedy attachments and confused delusions. May all sense roots be joyous, with right mindfulness clear, as I renounce this retribution body with peaceful composure, as if entering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1 bow)

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诸圣贤众，
放光接引，垂手提携。
楼阁幢幡，异香天乐，



May I, then, ride the vajra throne, follow behind the Buddha, and in a fingersnap's moment, be born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西方圣境，昭示目前。
令诸众生，见者闻者，
欢喜赞叹，发菩提心。（一拜）

May Amitābha Buddha, with Guānyīn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Shìzhì (Mahāsthāmaprāpta) Bodhisattva, all sages and virtuous ones of the assembly, emit light to receive and guide, with lowered hands lead me by hand. With towering pavilions, banners, extraordinary fragrance and heavenly music, may the Western Pure Land's sacred environment, manifest clearly before my eyes, which enable all sentient beings, who see and hear them, to joyfully and greatly praise, giving rise to Bodhicitta. (1 bow)

我于尔时，乘金刚台，
随从佛后，如弹指顷，生极乐国。
七宝池内，胜莲花中，
花开见佛，见诸菩萨，
闻妙法音，获无生忍。（一拜）

May I, then, ride the vajra throne, follow behind the Buddha, and in a fingersnap's moment, be born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In a pond with seven treasures, from a supreme lotus flower within, as the flower blossoms, I will see the Buddha, see all Bodhisattvas, hear the wonderful sounds of the Dharma, and attain the Forbearance Of Non-Birth. (1 bow)

于须臾间，承事诸佛，亲蒙授记。
得受记已，三身四智，
五眼六通，无量百千，陀罗尼门，
一切功德，皆悉成就。（一拜）

Within an instant, I will serve all Buddhas, who personally confer prediction for Buddhahood. Having attained conferred prediction already, with three bodies, four wisdoms, five eyes, six

penetrations, and immeasurabl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hāraṇī doors, all meritorious virtues, will all be accomplished. (1 bow)

然后不违安养，回入娑婆，
分身无数，遍十方刹。
以不可思议自在神力，种种方便，
度脱众生，咸令离染，
还得净心，同生西方，入不退地。（一拜）

After that, never separate from the Land Of Peaceful Cultivation, returning to enter the Sahā World, with divided bodies that are innumerable, pervading the ten directions' lands. With inconceivable ease of supernormal powers, and all kinds of expedient means, to deliver and liberate sentient beings, all are enabled to depart from defilements, regain their pure minds, and be together born in the Western Pure Land, to enter the ground of non-retrogression. (1 bow)

如此大愿，世界无尽，
众生无尽，业及烦恼，
一切无尽，我愿无尽。

Of such great vows, for worlds inexhaustible, sentient beings inexhaustible, karma and afflictions, all inexhaustible, my vows will be inexhaustible.

愿今礼佛、发愿、
修持功德，回施有情。
四恩总报，三有齐资，
法界众生，同圆种智。（三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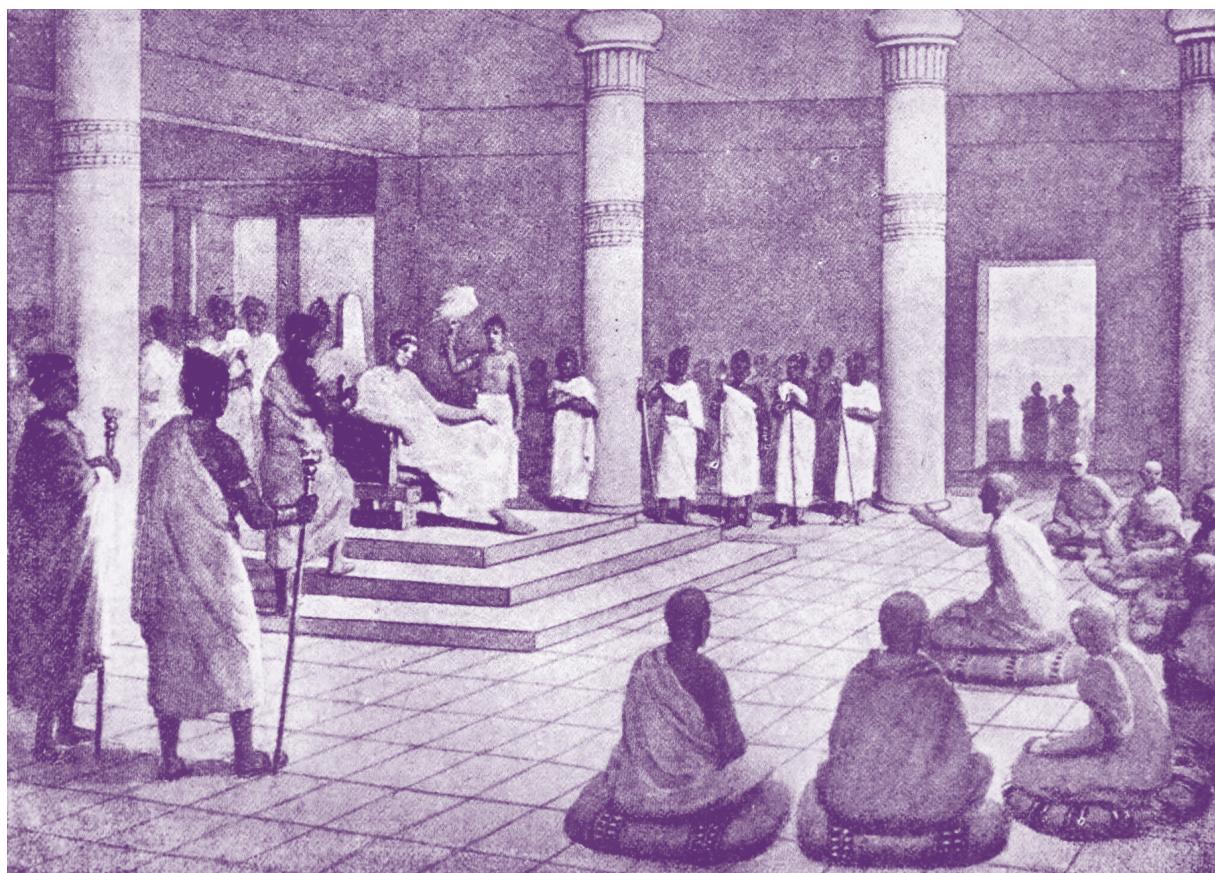
May I now, prostrating to the Buddha, having made these vows, cultivate meritorious virtues, to be returned, given to all sentient beings. May the four kindnesses be totally repaid, the three existences be together helped, and the dharma realm's sentient beings, together attain perfect and complete wisdom. (3 bows) 



How Can Niànfó Prevent The Worst Rebirth To Attain The Best?

念佛如何能免堕地狱而得生净土？

Lei Zhen



▲ A Buddhist monk (Venerable Nāgasena) is questioned by King Milinda of a Greek trading colony in Northwest India. They enter into a philosophical debate, with both well versed in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Source: Wikipedia

INTRODUCTION: In the 'Nāgasena Bhikṣu Sūtra' 《那先比丘经》,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the Pāli version of the 'Milindapañha' (Questions Of Milinda), is this enlightening dialogue (i.e. 62nd question and answer) on the power of mindfulness of Buddha (Niànfó: 念佛), between the Arhat Venerable Nāgasena and King Menander (Milinda).

SŪTRA: The King again asked Nāgasena, 'You śramaṇas [monastics] say, that those in this world who do evil until a hundred years old, when approaching the moment of death, with mindfulness of the Buddha, after death, they will all attain birth in the heavens above. I do not believe these words. Again, you say, that killing one life, with death, one

immediately ought to enter hell. I do not believe these words.'

经云：王复问那先：“卿曹沙门言，人在世间作恶至百岁，临欲死时念佛，死者皆得生天上。我不信是语。复言，杀一生，死即当入泥犁中。我不信是语。”

COMMENTS: The King was expressing doubt of how even those who had done much evil are able to use mindfulness of Buddha when dying, to not only avoid worse rebirths, but have better ones too. He also doubted how one who had killed only one person will however take swift rebirth in the worst realm. It is natural to have these doubts as the weightage of much and less evil karma created in these instances do not seem to tally with their results in terms of having better and worse rebirths respectively.

SŪTRA: Nāgasena asked the King, 'If one holds a small pebble and puts in on top of water, will the pebble float or sink?' The King said, 'This pebble will sink.' Nāgasena said, 'If enabling the holding of a hundred pieces of large boulders, by putting them on top of a ship, will this ship sink or not?' The King said, 'Not sink.' Nāgasena said, 'Within the ship, the hundred pieces of large boulders, due to the ship, thus do not sink.'

经云：那先问王：“如人持小石置水上，石浮耶没耶？”王言：“其石没。”那先言：“如令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其船宁没不？”王言：“不没。”那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得没。”

COMMENTS: Nāgasena first replied by using the analogy of how even a small pebble, here representing the already heavy

negative karma created by killing just one person, has the result of directly sinking into a lower realm when put into water, here representing the moment of dying. This is while even a hundred large boulders, here representing even much heavier negative karma, when put on a ship can easily stay afloat, with neither boulders nor ship sinking, due to the latter's support. Using a more modern analogy, the boulders can even be lifted up by a helicopter onboard a ship or itself.

SŪTRA: One although originally with evil, for a short while [or one moment] mindful of Buddha, using this [skilful means of practice] thus does not enter hell, then attaining birth in a heaven above. That small pebble sinking, is like one who does evil, and does not know the Buddhist sūtra[s' teachings], after death then entering hell.' The King said, 'Excellent!'

经云：人虽有本恶，一时念佛，用是故不入泥犁中，便得生天上。其小石没者，如人作恶不知佛经，死後便入泥犁中。”王言：“善哉。”

COMMENTS: Nāgasena next elaborated that even those who were evil, yet able to truly repent and be mindful of Buddha sincerely in time, even if not for long before taking rebirth, they can thus avoid lower rebirths and attain higher rebirths. The evil, however, who do not know how to practise accordingly thus fall to the lower realms directly like the pebble. For this answer, the King expressed praise, as Nāgasena had explained with an appropriate analogy, on how it was



logical for the karmically very negative to be saved by connecting to a much greater karmically pure power.

EXTENDED COMMENTS: Likewise, it is possible for those who had done little good, who connect to a greater pure power, to have higher rebirths. However, it is also possible for those who had done much good, who create intense negative karma, such as nursing great hatred right before rebirth, to have lower rebirths. (The latent existing positive karma created can still bear fruit when conditions better later.) As death can occur suddenly, to avoid possible fall to a lower realm, it is best to practise mindfulness of Buddha in everyday life, such that it will also be a natural habit to do so when dying.

PURE LAND COMMENTS: As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of any Buddha creates immense positive karma personally, while the Buddha's merits and blessings also flow over to dilute one's negative karmic effects, this by default can lead to a higher heavenly rebirth. However, if mindful of a Buddha's name, which is the easiest Niànfó practice, such as the name of 'Āmítuófó' (阿彌陀佛: Amitābha Buddha), with profound Faith (深信) and sincere Aspiration (切愿) to reach his Western Pur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西方极乐世界), this will be accomplished. This Pure Land is the most blissful Dharma school that guarantees complete enlightenment, and transcends the limited benefits of all heavens.

While some might see it to be 'unfair' that the evil can be helped, the truth is that the truly repentant are already not truly evil, while they did create positive karma in the past, to be able to know of Āmítuófó in time, and to practise accordingly. For greatly evil ones bound for hell, the only spiritual lifesaver to prevent their fall is

this precious skilful means of Niànfó. That said, no one should sabotage themselves by assuming that it is alright to do great evil now, as long as they do repent and Niànfó when dying. This is so as the more is evil wilfully done now, the harder it will be to repent and Niànfó later, when more self-created karmic obstacles ripen.

For most, even those who are not extremely evil, escaping Samsāra with only limited Self-power (自力) is very difficult or even impossible in this Dharma-Ending Age (末法时期), when the general quality of the Dharma being learnt and practised well declines. Completing Nāgasena's analogy, we should thus use our Self-power to sincerely connect to Āmítuófó's Other-power (他力), to ride upon his ship of great compassionate vows (大愿船), to be rescued and ferried across Samsāra's sea of births and deaths (i.e. cyclical suffering), and reach the shore of his Pure Land for refuge. There, we can perfect training to reach the only slightly farther shore of Buddhahood for sure. We will also become fully capable and motivated to rescue all others still rising and falling in the sea of rebirth! 🙏



This Pure Land is the most blissful Dharma school that guarantees complete enlightenment, and transcends the limited benefits of all heavens.





Lost & Found In 'The Sea Of Trees'

Bodhistoica

The Sea Of Trees' (Jukai: 树海) is an alternative name of Japan's 'Suicide Forest' (Aokigahara: 青木ヶ原), with its dense foliage that moves with swells and waves like the sea. Believed by many to be very easy to get lost in, it is reminiscent of this Sahā World (娑婆世界) as a bitter 'sea of suffering' (苦海), that is easy to drown in, if land is not found in time.

With some said to had perished in the forest not by suicide, but by being lost, it is terrifying to imagine this 'purgatory'-like state, to be trapped between actual life and actual death. Yet, this window period still offers some chances to change minds and life itself.

In this fictitious telling, a man is overwhelmed by guilt and grief, over not being able to apologise to his wife for an affair, who just died in an accident. Entering the forest with a hesitant death wish, he encounters a desperate man, who has a 'life wish' instead, who regretted entering the forest.

Seeing the latter's desperation, the first man tries to find the way out with him, at first only for him. They go around in circles though, with uncertainty, filled with cyclical hopes and fears, much like us within our existential rebirths.

If accidents are believed to happen by chance, absurdity should just be embraced, with no reason to grieve over them at all. However, Buddhism teaches that even amidst apparent absurdities of life and even death, there is order, as there are the workings of karmic causes and

effects involved.

What matters is to learn what we can from what happens, as graciously as we can, and to make amends best we can. This would be the way to create new and positive karma for the better. Suicide unfortunately creates among the most destructive karma, through oneself.

The duo have heartfelt and moving chats over why they came to the forest. The second man had lost his sense of dignity when he lost his job, which some Japanese salarymen perhaps take too much to heart. If this is an ego issue, the ego should 'die' then; not him.

He did not really want to live; but did not want to die either — thus his change of mind. Seems like he should seek liberation from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instead. Paradoxically, the second man's wish to survive gave the first man a sense of purpose, to help him find the way out, while reassessing the worth of his own life.

As they empathised with each other, it turned out that the second man was physically more lost, while the first man spiritually more lost. It is with compassion for one another,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help and save one another. It is with kindness and forgiveness to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we can all be redeemed.

If we can be kind even when life seems unkind, our lives are immediately worth all its troubles great and small. If

living to help one is meaningful, living to help all is surely most meaningful. It is Bodhicitta itself — the most noble spiritual aspiration to guide oneself and others to the True Happiness of Buddhahood.

If feeling suicidal, do seek help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there are many free and anonymous counselling hotlines (and centres) that can easily be found online means many do care for you, without any conditions at all, even if you are a complete stranger... but you must care enough to look for them, to seek their professional second opinions on how to look at your life.

Of course, 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m we know around us too, mentors,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who care. Together, let us help one another out of the sea of suffering. While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re always doing their best to help us,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be Bodhisattvas for one another too, to help them to better help us! 🙏



If we can be kind even when life seems unkind, our lives are immediately worth all its troubles great and small. If living to help one is meaningful, living to help all is surely most meaningful. It is Bodhicitta itself — the most noble spiritual aspiration to guide oneself and others to the True Happiness of Buddhahood.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大殿重建工程

捐款芳名录 (2015年部分)

捐款者	款项	捐款者	款项	捐款者	款项
陈亚琼	1,000.00	黄美兰	1,000.00	佛弟子	40,000.00
无名氏	3,615.00	Tan Ee Sooi	1,000.00	Dharma	1,000.00
无名氏	3,000.00	郭木德, Aik Soon Hardware Pte Ltd	1,000.00	Tan Geck Sian	50,000.00
隆迪凤, 李永松合家	1,000.00	傅诗扬合家	5,000.00	陈秀銮合家	1,000.00
吴南英, 林秀珠, 林炳登, 林民清, 林盟凯, 林民河, 林秀枝, 林秀卿, 朱永强, 林典纬	2,000.00	Pat Yeng Kiew	1,200.00	蒲鸿源合家	1,000.00
张明华, Koong Yee Renovation Works Pte Ltd, De' one Building Consultants Pte Ltd	1,000.00	Fu Luy Ing	1,000.00	邬建南和家	4,000.00
陈桂明	2,000.00	何秀英	2,000.00	黎德祥	5,000.00
Deceased Lee Hai Kuan	1,000.00	林梦喜	1,000.00	曾昭瓈, 庄淑娟, 曾政凯, 曾琰婷, 回向庄瑞发	1,000.00
无名氏	30,000.00	Lim Lean Huay	1,000.00	王志民合家	2,000.00
冯和顺合家	2,000.00	Toh Mui Choo	1,000.00	彭德峻, 陈婉诗	1,000.00
Chua Seng Heng	10,000.00	朱玲兰, 钟丽霞, 林育毅, 朱柏荣, 陈凯妙, 朱哲庆, 朱哲萱, 朱柏俊, 朱桔弘, 朱洁敏	2,000.00	林德快合家	1,500.00
回向黄玉花	2,000.00	李倡兴合家	1,000.00	王丁山合家	1,000.00
陈浩群居士	2,000.00	Ang Poh Gek	1,000.00	回向谷香妹	1,000.00
Wong Soo Hah (王彬)	2,000.00	Rachel Lim	1,000.00	陈赛珠	1,000.00
回向罗梅花	1,000.00	回向陈丽妹	15,000.00	蔡佩仪	1,000.00
回向蔡镇芝	12,372.00	林亚惜	1,000.00	蔡惠雄	1,000.00
林定转	2,000.00	Ms Trinh Thi Kieu Uyen	2,149.00	蔡惠傑	1,000.00
林思烈合家, 李智真合家, 陈伟恒合家	1,000.00	Phuc Thinh & Family	3,672.00	李元英	1,500.00
回向林来发	1,000.00	回向谭美娟	3,000.00	侯亚亮	1,000.00
李家辉	2,000.00	郑秦珍	4,000.00	侯利忠	1,000.00
蔡瑜桦	1,500.00	沈丽芳	1,400.00	岑健伟	1,000.00
黎德祥合家	3,000.00	程李斋	5,000.00	陈玛莉合家	1,000.00
Tan He Yi	5,000.00	回向张扣虹	1,000.00	陈亚圆	1,000.00
黄美珍	1,000.00	阮漳河	1,500.00	王盟傑合家	1,000.00
温安福, 陈美凤	1,000.00	林世昌	1,000.00	焦勇创	1,000.00
Cheong Hooi Hong	1,000.00	罗丽娟, 马嘉怡	1,000.00	张慧雯, 张庆裕	1,000.00
江明星	1,000.00	Wan Chuan Chew	1,000.00	Lim Chin Chuan & Lim Siew Choon	1,000.00
谢健德合家	1,000.00	王巧珠	1,000.00	陈连荣合家	1,000.00
裴添明	1,000.00	林惠玲	1,000.00	洪佳文	2,000.00
回向陈能珠	1,000.00	Yeo Kwee Soon	5,000.00	朱萌	1,000.00
回向张金德	1,000.00	黄彩云	1,000.00	回向俞亚坤(善坤), 回向许玉平(善平)	1,000.00
蔡玉松合家	1,000.00	Teo Choon Lan	1,000.00	魏友民	1,000.00
回向林秀卿	2,000.00	Mrs Alice Yi-Huey Luhur	1,000.00	李巧凤合家	1,000.00
回向李海权	10,000.00	黄祺书, 黄秋霞	1,000.00	朱国源, 张瑞廷	2,000.00
回向陈浩勤	1,000.00	林德贞	2,000.00	回向王碧娥	1,000.00
罗丽娟	1,000.00	Lee Hon Chon	5,000.00	杨秀英	1,000.00
黄姿强	1,000.00	Ng Kong Wah	10,000.00	Tan Ching Guei, Chan Xinyi	2,000.00
谢立霞	1,000.00	回向陈挫裸, 回向叶亚春	1,000.00	回向齐永贵, 贾桂英, 齐霄	1,000.00
黄雪英居士	1,000.00	回向陈春保	1,000.00	丁宝发, 梁秀珍, 丁友傑, 丁诗瑾	1,000.00
陈赛珠	1,500.00	陈鹏志合家	1,000.00	谈何易	30,000.00
林道稳合家	1,000.00	蔡亚月	1,000.00	黄光祖, 毛佩贤, 黄惠玲, 黄惠燕	1,150.00
回向梁土	1,000.00	Lim Giok Kwee	5,000.00	Ling Meng Lee	5,000.00
刘益铭	3,000.00	林映成合家	1,000.00	邓福斌合家	1,000.00
钟瑤金合家	1,000.00	简毅嘉	1,000.00	施锦香, 谢顺发合家	1,000.00
胡美丰	1,000.00	李明丽合家	2,000.00	杨思穎, 杨玮松合家	2,000.00
林瑞珠	10,000.00	Lok Chwee Hin	10,000.00	林玉英	1,000.00
回向卢明金	1,000.00	回向任荣耀	1,000.00	欧阳幼	1,000.00
黎秀兰	1,000.00	回向郑香花, 黄爵源	2,000.00	Ang Beng Ho & Family	5,000.00
回向林定转	2,000.00	林艾霓, 黄奕谋合家	1,300.00	许保成合家	1,000.00
回向林定转	3,000.00	Late Mdm Lim Ah Sui	1,896.00	房观玉合家	1,000.00
李怀琪	1,000.00	萧才贵合家	1,000.00	蔡红妹, 刘佑坤, 刘善茂, 刘善贵, 刘善钏, 刘莲花	3,000.00
黄锦湖, 陈赛美, 黄凯源, 黄楷斌, 黄楷凌, 麦嘉胜	2,000.00	陈青珪	2,000.00	刘善钏	1,000.00
何曜仲, 彭爱玲	1,000.00	陈亚坤合家	1,000.00	傅贞琳, 陈苑慧, 陈伟斌, 陈伟忠, 陈楷峰, 陈宇豪, 陈宇傑	1,500.00
何炳国, 戴亚双, 何兴健, 李宝珠	1,500.00	苏天生合家	1,000.00	王冬雲, 李玉晖, 李玉冰, 李玉玲, 何李成	1,000.00
赖兴祥合家	1,000.00	高秀莲	2,000.00	Gan Poh Sin & Koh Ah Tuah	1,000.00
陈碹石	1,000.00	黄亚对	1,000.00	黄姿强	1,000.00
蒋家合家	2,000.00	黄来泉	1,000.00	李金生	1,000.00
Taka Hardware & Engineering (S) Pte Ltd	1,500.00	洪天全合家	49,000.00	林振利	1,000.00
王梅枝, 苏镇隆, 刘恢利, 苏彩虹	1,000.00	李碧莲女士	1,000.00	徐美雲合家	1,000.00
王梦琪合家	1,000.00	陈敏昇合家	1,000.00	回向胡桂菊	1,000.00
回向张春	1,000.00	Goh Lee Eng	10,000.00	回向杨亚英	1,000.00
胡玉英	1,000.00	Feng Sheng Engineering Pte Ltd	3,000.00	叶加添, 林秀珍, 叶慧, 叶玳铭	1,000.00
佛弟子	20,000.00	孙美月, 邓富斌	1,020.00	Lee Kong Weng	1,000.00
梅玉琼	2,000.00	梁金玉	1,000.00	Lim Cheng Yap	2,000.00
杨锦源(杨景洲)	5,000.00	黄培汗, 曾诗诗, 黄琬颖, 黄姵忆, 郭书菊, 庞业萍	1,200.00	周傑珍	2,000.00
陈桂英合家	5,000.00	Seow Chin Seng	1,000.00	黄翠兰	2,000.00
阮来发合家	1,000.00	王和溪	2,000.00	佛弟子	40,000.00
任燕贞	1,000.00	陈丽莎	2,000.00	方亚福, 李翠萍	1,000.00
回向周巧香	5,000.00	王铃	2,000.00	李树祥合家	2,000.00
回向李愈炮, 吴清枝	1,000.00	王咸壹	2,000.00	黄腾辉	5,000.00
回向李新庙	1,000.00	王可宜	2,000.00	卢观得	1,500.00
Tay Soo Cheng	1,000.00	Hong Moh Ngan	5,000.00	苏美英合家	1,000.00
林良栋	1,000.00	回向黄长添	2,000.00	王成治合家	1,000.00
巫晓娃合家	1,000.00	黄周元合家	1,000.00	回向杨蜜	1,000.00
余木兰合家	1,000.00	蔡秀琴, 蔡友铭	2,000.00	赖水莲居士	1,000.00
林南利合家	1,000.00	林忠庆, 蔡秀莲, 林孝齐, 林恩绮	4,000.00	众弟子	1,000.00
李再成合家	12,000.00	沈伟强	1,000.00	三宝弟子	1,000.00
叶篮鎂(净美), 杨尤泉	1,000.00	回向黄福牛, 回向刘江馨	2,000.00	回向杨绍權, 张冬喜	1,000.00
Sheng Hong Temple	1,200.00	林日益	1,000.00	黎页	1,000.00
		回向李亚亮	1,000.00		

(排名不分先后, 待续)

注: 所有为居士林建筑基金捐助\$1,000及以上功德主, 将收录于此捐款芳名录中。若您不愿我们在此公开您的捐款信息, 请将您的收据号与姓名电邮至编辑部: sccy@sbl.org.sg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圣诞

Amitabha Buddha's Sacred Birthday

农历十一月十七日 (12.12.19)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The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